

護法錄

四六

C40

4514

(135)

寄贈
大正十三年五月十五日
田健太郎氏

C40-4514

了翁之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武州紫雲山
我微密院府中永
為學者不敢許也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四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祿宏輯

虞山錢謙益訂

碑

重興太平萬壽禪寺碑銘

洪武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皇帝御武樓下中書右

丞相胡公惟庸率百官晚朝 上詔曰太平府萬壽

禪寺宜復還浮屠氏彼道者流當自造玄妙觀居之

先是有 詔江東諸州縣各留寺觀一區以聚道釋

撰述
前漢書卷四
之衆餘皆罷斥寺適在所斥之數玄妙觀道士以觀基卑陋而寺之室宇尚虛擅假之以爲棲止之地越十年皇上知之故特有是詔于是緇流咸集手持香華望闕遙拜以謝寵恩旣退復相與言曰寺卽吳之化城當吳之時佛法雖至中國而大江以南則無有也赤烏中康居沙門僧會實來祈獲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始創三寺其二卽金陵之保寧海鹽之金粟其一卽今寺也在郡治西北若干步及宋武帝築凌歊臺于黃山嘗遶寺中立爲二十八子院度僧一千人寺益增重由唐以來尤多名僧其清升者

築舍利塔大戒壇清風亭李太白同李父陽冰來游爲賦詩亭中有升公湖上秀燦然有辨才之句縣令李玄則新造銅鐘白又爲作銘一時高風雅韻固已照映古今矣宋景德間勅改化城爲萬壽而安撫使張安國書其門額自時厥後明悟大師萬新來爲住持當世名士如楊次公郭功父皆與萬新游其倡酬之詩至今人能誦之元祐初僧文躍進聖德頌六首朝論嘉之奏錫紫衣師號建炎三年寺燬于金兵紹興某年郡守郭偉因築州城移寺于武雄營其地去郡治之東若干步重構之功則慈濟大師蘊文也繼

蘊文而主寺事者乾道元年則法清餅子院爲二十而去其八寶祐某年則妙淨修放生池鑿石架梁于其上元大德元年則善才創外三門及重閣五楹間嚴奉一大藏教天曆二年則喜聖建大雄調御之殿重紀至正四年則宗明鑄大鴻鍾而覆以岑樓惟茲蘭若自吳至今已歷一千二百有餘歲名人輩出後先經營匪一朝夕矧又遭逢有道之朝尊崇像教使旣廢而復興吾儕敢不竭力上承德意寺舊以甲乙相傳子院尚存一十有八盍若合爲一更爲十方禪刹請高行僧主之言已衆僧翕然同辭走白于當塗

縣曰百福住山海岩智公廣慈圓悟大師曇芳忠公得法上首也踐履無愧古人願使居之縣言之府府上之儀曹儀曹達于中書得報下如所請海岩旣蒞事勇于有爲旣葺調御殿重飾佛菩薩護法天王諸像又建圓悟堂九楹間改子院殿堂作水陸梵變修內外三門築周垣三百六十餘丈其用功歲月則自七年之冬以至十年之秋云海岩以成之爲不易也命道證妙期來徵予記予以年耄辭而天界大禪師泐公及虛白杲公力爲之請乃作而言曰世降道微斯民益難治頑嚚狡狂日接踵而生非西方大聖人

演爲果報之說豈易懾其非心哉柳子厚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歷代帝王敬恭匪懈而聖世爲尤隆蓋以此也况萬壽爲一郡之首剎海岩與其徒殫志畢慮唯恐有廢墜又援荆國王文公蔣山故事合諸子院而爲一亦可謂之賢矣雖然有成有壞世間相耳毗盧樓閣不離世間不卽世間斯得萬劫而長存者善學佛者又當于此求之銘曰
像法東流達于真丹赫兮焯焯如日行天大江之南何獨不照神師實求敷其化導精誠上通籲之益堅設利忽降有聲鏗然啟大伽藍如鼎斯峙茲惟化城

表佉攸寄背孫涉劉大駕幸臨翠華鸞旂焜燿叢林唐宋之間名縉輩出不建法幢爲世楷則薦紳豔之投分惟勤光華所及五色成文高風雅韻照映今古人天所瞻如到寶所泰運方新室廬尚虛孰意鵲巢而鳩來居皇明照燭洞見毫髮詔下九天還其故物龍象駿奔有嘆有吁自非帝力奚能致斯乃鳩乃功乃萃乃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夷者崇之黜者飾之缺者完之什者植之棟宇葢飛丹護藻麗兜率天宮來移人世有鍾鐃鐃有鼓麗麗說法于堂其聲孔揚其聲孔揚黑白聳聽結習皆空各正性命惟

皇御曆手執金輪與佛同仁覆燾無垠太史造銘贊
揚帝德鑒諸堅珉昭示無極

句容奉聖禪寺興造碑銘

句容縣之東四十五里有地曰白土塋遼陸衍迤林
樾蒼潤爵岡虎耳良常諸山屹立乎東西聯輝分彩
神秀之所融會而奉聖禪寺宅焉按金陵塔寺記初
名永定梁武帝時有大桑門寶亮主之帝方尊崇釋
乘聞亮精通義學命撰涅槃經疏叅訂辨傳允契先
佛甚深微妙之旨寺因籍之增重與諸大刹爭雄唐
季兵燹縱橫寺日墮廢僞吳楊氏據有金陵其檢校

僕射許褒遵厥父司空雍之命新作之割腴田在句
容丹徒者若干畝以飯浮屠夫人景氏猶以爲未足
復施句容田若干埤益之宜城二比丘曰義爽曰廷
規行業峻潔僕射具疏延居寺中蓋大和年間也至
宋大中祥符初始賜今額公于宋季又復摧敝弗支
羣僧皆風雨散去丹徒之田亦爲閭右民施茂等所
奪元至元中住持平山坦公不憚四千里之遠北訴
于中書移文江南總攝且命下其符于鎮江凡歷七
載之久殫三往返之勤侵疆乃平山旣遷化滅庵受
公繼之後雖數易其主而未遑設施至正二年癸未

笑岩禪師往補其處當屢廢之餘室如縣罄積逋之未夷者踰五千緡笑岩晝夜不自寧議鬻不毛之山以償敝衣縮食孜孜以興建爲務不四三春秋粟盈于倉帛溢于囊乃剪歲荒乃闢靈場乃樹棟梁九年巳丑釋迦寶殿成明年庚寅搏土堦佛菩薩暨大弟子護法神王諸像環以大阿羅漢慈容穆如几座香華嚴奉如式曾未幾何三解脫門又成右設涅槃之居以處有疾僧伽左建僕射父子祠而他施者附之又明年辛卯演法之堂又成名之曰正法眼開三月棲禪之室又成名之曰清淨覺海且拓其術徑別築

小山門以爲喉衿通名曰定林山西廡及衆寮次第而就又四年乙未像四天王神于山門繚以周垣延袤三百餘堵委蛇繆迴如雲橫阜截防限遂嚴又明年丙申禪師遷保寧而懷楚津公南宗定公先後而至皆刻厲有爲益其土田當是時大明建都江左而浙右猶未盡平寺當毗陵京口之衝騎步之兵熨息者旁午覩其宏敞嚴飭戟手相戒不可犯洪武二年庚戌仲綸彌公來司寺事病東廡之未稱也撤其故廡易以新堅而規制于是乎大脩殿以間計者凡三室與門如殿之數堂如門之數而溢其二兩廡如

堂之數而加以七倍其懸鍾之樓則仍其舊焉仲綸
潛心內行爲四衆之所趨仰且念笑岩錙銖之積以
克潰于成視銜奇鈎貨以病民者相去萬萬苟不圖
之顯刻金石則後來者何自而知之力請濂爲之記
夫自辛卯兵變以來江淮南北所謂名藍望刹多化
爲煨燼之區而狐兔之迹交道過其下者無不爲之
太息奉聖禪居有如魯靈光巋然獨存非惟金浮碧
明照映于山色水光之際而鍾魚之互答初不異於
承平時豈亦有數存于其間乎雖然人事之盡誠足
以勝天自非主之者疊矩重規求其持久而不墜若

此或未之見也讀予文者尚念昔人構締之艱而繼
承于無窮哉笑岩名善愈族某氏明之昌國人說法
嗣仲芳倫公耆舊僧宗鉉笑岩同邑人是寺之役其
功爲最多繫之以銘曰

皇矣像教自西徂東丕建塔廟牖于民裏青天震雷
以聳羣聳蹶然以興豁爾而聰句容之墟白土之里
川媚山輝靈酥萃止彼阿練若雄焉中峙由梁洎元
成壞凡幾有偉一師飛錫而嘆不創實所妄邪孰閒
白業所感在彈指間靡仆不起何闕弗完湧殿戔戔
飛樓濤濤像變嚴嚴梵夾晰晰觚稜騰翔丹雘絢麗

兜率天宮下移人世專自興戎劫火颺埃莊嚴勝域
鞠爲草萊此獨巋然鸞鸞鳳迴都人聚觀一何壯哉
賦形兩間固固乎數人定勝天如鳥建羽千里奮飛
能令顛墜式續式承胡寧弗顧寶華樓閣不涉有無
光明發舒號爲毗盧徧覆大千了無欠餘凡爾方袍
攝心澹泊來居來游無證無作太史勒文因病注藥
尚祛昏迷同歸妙覺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南昌之城南有佛刹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異僧惟
一之所建也當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

道中有古劍一設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燁然
于是建寶塔取設利藏焉改千福爲繩金塔院落成
之日蕪梅檀香香氣鬱結空濛中僧伽大士顯形于
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覩君子疑異僧蓋大士
之幻化云初郡多火焚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之已
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某以其有關于
民最爲吉徵鳩錢二十五萬修之紹興庚午尚書張
公某來佩郡符復倡衆游葺之一旦塔影倒現于冶
工游氏家上廣下銳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
元至正壬寅戎馬紛紜院宇鞠爲樞翳惟茲塔巋然

獨存甕甕亦且摧剝殆盡乙巳夏六月院僧自貴與弟子匡弘同袍善慧各抽衣孟之資糶庫堂于東偏日夕以興復爲已任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清泉蘭若僧道溟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可以不圖溟等誓盡今生爲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曆走民間施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甕自顛墜稠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幽幽熒熒圍繞良久而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成各六稜環以

峻宇前殿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瓏簷牙翬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爲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已酉春三月道溟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聚施者之財于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搏土以肖三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紫幔殊師利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岩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三門門內甕以方池緝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則甲寅冬十一月某甲子也惟我如來弘開度門樹塔立廟所以使其見像起信信爲一切功德母萬善皆自此

生非徒聳觀瞻而已也矧能助地形之勝消弭災害陰陽生民廢而不興是豈人情也哉道溟之與三比丘精進弗懈終能遂所志而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匡弘等不遠千餘里來請予記因爲歷序其事而系之以贊曰稽首大慈父利益于羣生塔婆之所建種種諸方便聳起霄漢間有如蒼龍角人有遙觀者至誠皈命禮不待登伽藍已足攝憍慢所以四大海無處不建立異僧何國人杖錫來洪都指地發鐵函中有設利羅光輝奪人目其數過三百封緘重瘞之樹塔鎮其上四衆方作禮香霧空濛中乃見

僧伽像作彼慈憫相身被薔多羅手執青楊枝欲開甘露門以解熱惱故成壞雖相尋神幻終不滅影倒冶工家下銳而上弘化導于衆生示以順逆故忽遭戎馬興鞠爲櫛翳場巋然撼風雨中有不壞者溟等發弘願誓加莊嚴力熒熒五色光出現于塔表萬目皆瞻仰以爲未曾有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欄楯互周匝洞戶各軒敞帝網日交叅寶珠仍絢爛繪畫諸菩薩以及天龍衆擁護于後先生憚若飛動自茲彈指間湧殿及崇閣一一皆現前鎮茲清淨域福徧一切處畢方不敢見永無斲攸孽人見有爲迹不知

皆無爲會事歸一心無非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
起樓閣內有無縫塔光覆大千界一涉思惟間卽墮
外邪見

蘓州萬壽禪寺重構佛殿碑

蘓之長洲東北二里萬壽報恩光孝禪寺在焉初晉
義熙中有沙門曰法愔自西域至中夏與慧遠法師
結社廬山已而來蘓以念佛三昧化導有情蘓人翕
然歸之爲建淨壽院梁時更名安國唐長壽二年又
更名長壽尋毀于兵吳越錢氏有國中吳軍節度使
錢文奉重作之又更名安國長吳壽禪院始易禪僧

明彥主之宋大中祥符二年丁普公爲奏改爲萬壽
崇寧二年詔加崇寧于萬壽之上政和初又更名天
寧紹興七年復詔更今額爲徽宗薦嚴之所元至正
末天下大亂寺爲兵所焚羣僧散走鞠爲樵薪之場
國朝洪武癸丑蒲圻魏君觀來爲郡周視廢基蹙額
而言曰是刹之廢不得名浮屠不足以起之行中禪
師仁公乃寂照和尚世適今住虎丘德誦道融堪爲
人天師且兼通儒家經發爲辭章嚴簡而有法內外
之學雙至中興之責庶其是在是乎遣使者致書幣凡
三往而後應之視其寢室則床第箴如也稽其穀粟

則益無斗儲也訊其執役則童隸無有也師泊然獨居若享萬鍾之祿者曾未幾何僧之散者復還遠近清修士魚貫而來有饋食者有供三衣者有施黃白金者禪師曰可矣戒左右重構大雄殿五楹間鑿石于山市林于江陶瓦于郊工者奏技壯者獻力鞠明寃曛不督而集四阿有嚴若暈斯飛丹艷絢爛眩人心目僦工于甲寅春二月至乙卯冬十月厥事告成禪師太息曰寺之凡役殿爲鉅殿旣成門廡堂室當易爲爾吾耄矣宜選春秋強盛者繼之禪師乃退居松林蘭若勤舊合輿議延瑩中猷公嗣其席猷公嘗

請業禪師不復固辭乃走吳江水月廢刹輦致三世如來像妥奉殿中觀者起敬猷公晝夜孳孳將次第成禪師之志復來請文以示後之人誠可謂賢也已嗚呼大千界中不離一念建治銷毀隨感而形者也茲剎付之虐燄化樓觀而爲灰燼果誰使之哉此一念也今也翦翳剔荒變瓦礫而成梵宮又孰爲之哉亦一念也善惡之所繫其懸隔有如此者可不慎歟禪師起廢之功無讓于開基猷公善繼之力必漸復于舊觀皆肇于一念之善者也法社緇衣之士來居于茲來游于茲尚當擴而充之爲聲聞爲緣覺爲菩

提薩埵雖等妙二覺亦可拾級而升無有出于此念之外者母徒委爲有漏因果而忽之哉寺有唐僧貫休所畫十六羅漢像頗著靈異吳越時邵思實等共建尊勝二石幢今猶存詩曰牽牛南斗姑胥墟義熙神僧建梵居相傳正受啟凡夫以法籠絡爲周法淳泥欲現金芙蓉盛衰相尋雲卷舒歲幾及千道如初飛樓湧殿薄太虛簪攸毒醖翻赤烏化爲灰燼無復餘上遮叢棘下夫須白烟斜日寒隼呼虎丘尊者名浮屠見性炯若摩尼珠胸中藏書比石渠應聘而起三嘆吁食無糗糧衣無襦赤立何以興吾廬瀟然一

榻結雙趺風聲颯颯撼州間四方聞者魚貫趨布帛盈橐粟滿車稠載有若神鬼輸成此寶構只須臾龍礎承楹列砮砮棧題攢星塗以朱日月回薄氣扶輿攝慳破執道力驅空中樓閣齊毗盧法筵誰嗣乃其徒利如干將溫六朝吳江有剎委平蕪尚留像變金作膚妙莊嚴像愍且都輦致中座青蓮敷直揭紅日升天衢大綱旣挈萬目提三門夾序暨堂塗勢可馴致當不孤祗今勝槩夏然殊黑白駢首施拜膜鏗輅始獲聞鼓魚有情弱質同巴且暮枯寧復論朝腴一念搖曳風中旗大雄慈憫猶已痛乃假塔廟作世模

由外修內垢淨除事爲不落有與無空空色色皆真
如作銘者誰列仙儒鐫之青瑤字縈紆後千百載期
不渝

毗盧寶藏閣碑

烏傷之墟有山鬱盤名伏龍山山顛有寺號爲龍壽
宋治平中又更聖壽寺廢已久莽爲荆榛元泰定末
有大導師千巖長公飛錫而來從者如雲一彈指頃
幻成樓閣導師示寂後十二載比丘如海來補其處
四衆悅服如公在時十二時中常作思惟金口所宣
十二分教受持之者發明自性此烏可闕乃與勤舊

良杞是圖西往姑蘇扣諸檀度所施白金數將十鎰
奉以爲贄于福嚴院請致毗盧大藏尊經滿六百匝
稱載而歸鄉之善士至四三千奔走往迎爰自山麓
以達殿堂約二里所夾道耦立各各合掌次第受經
而傳遞之縱橫錯綜無弗及者琅函旣登頭面接足
禮佛而退海之與杞又復思惟有經無閣與無經同
何以自表啟人敬心孜孜持曆徧走民間欲聚鉢黍
以成丘陵杞弟德鄰素樂真因盡心化導惟日不足
又有僧脩宣勞其間歷七年久始見功緒乃撤舊堂
載築載營均齊合度無有傾侈于是命工伐木于林

琢石于山造陶于原鍛鐵于冶總總林林不戒而趨
而其梓人曰陳新氏亦絕葷肉率匠涖役國朝洪
武龍集丁巳陽月斯屆其日乙卯始奠梁楹閱六十
旬乃訖厥功閣牧五間其高七尋周以明軒觚稜騫
飛蚩尾衝霄猶如化宮影落天半中像大悲具千手
眼左右千佛飾以黃金種種莊嚴華侈勝特東西相
嚮列以長龕攢布皮格妥至諸部索恒覽藏毗柰耶
藏阿毗曇藏其爲功德微妙難思刊定因果窮究性
相垂範四儀嚴制三業研真顯正覈僞摧邪無所不
具無所不感有信禮者如聞世雄出大音聲天風海

潮震盪空際一歷耳根萬劫不磨重閣之下仍設高
座演說妙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遐邇之人來游來
瞻舉手加額歎未曾有海復來謁請述記文用告來
者是續是葺永久不壞我聞法藏總爲五千四十八
卷以別計之凡六百億三萬一千八百八十八字之
多于一字中各有點畫于點畫中各徧形聲是名爲
字積字至于三百四百或千萬言是名爲經積經以
至恒河沙數無有窮極悉會于一是名爲心譬之于
佛自一至十自十至百自百至于千佛千身于一身
中各具手眼是名爲佛一有不具于相則乖大慈悲

父以一佛身用表千身示現神變出千手眼顛倒捧
執靡不如意是名大慈大悲之道是名法藏或微或
顯不越一心心外無法法外無物千佛各具不見其
少大悲通具不見其多此何以故清淨海中微塵刹
土佛身充滿無有限域天地日月河山草木飛走游
泳洪纖高下有情無情或出或沒在佛身中與無外
者雖其手眼至那由他及無筭數亦不見餘況止一
千由此而觀手眼同徧于虛空界不見一隻亦猶契
經充塞宇宙不覩一字無體之體無文之文終日呈
露徧照十方歛藏于密初無一髮苟以凡情妄加度

量如刀割水非狂則愚金華居士逢此勝緣懽喜踊
躍記閣成事意有未盡復說偈曰我聞善慧師善巧
度迷情建立大機輪中含三乘教運行纔一周功與
持誦齊後代踵遐軌嚴節日益勝黃金暨丹砂栴檀
衆香等合成大寶藏湧現瀛海中大龍負之出天魔
鬼神衆手持刀劍具護法禦不祥苟一撼動之循環
不復停光色聲香類一一相奮軋如談苦空義聞者
得殊利誠以寶輪轉衆法與之俱法轉心亦轉頓悟
在刹那此以何因緣乃獨尊閣之膠執于一隅森列
衆星比如如屹一動曷以發羣機其于立法所寧不

稍乖矣當知一切法本來常寂靜靜爲動所基非靜
動奚寄動靜二俱泯始不爲境轉來升斯閣者日見
衆寶函周遭逐心施不翅風雨疾回視他轉輪昭昭
涵萬象清淨若止水毫髮不動搖方知非動靜不受
有相攝若人以相求執燈入寶山竭力若窮探得一
而遺十紅日行中天衆寶皆現前一覽心目了無有
隱遁者此豈有奇因不爲相縛故我今稽首禮作此
法藏偈千佛爲證明同歸大悲海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銘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在郡城東三十里阿育王

山卽鄮山昔在周厲王時東天竺國有阿育王造寶
塔八萬四千貯釋迦文佛真身舍利命耶舍尊者放
光役諸鬼神分布于四天下而鄮山當其一故更名
之晉太康三年并州獵師劉薩訶受梵僧指授卽改
行爲僧易號慧達徧求舍利塔于洛下齊城丹陽皆
弗獲行至會稽之鄮山忽聞地下鍾聲慧達哀益切
越三日忽舍利與寶塔從地涌出其相青色似石非
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成四角光明殊勝慧達見
已悲喜交集而塔之出現實肇于斯時矣義熙元年
安帝始構塔亭覆護而度二七僧守之宋元嘉中文

帝增創祠宇且以封襲未嚴斷木爲浮圖三成函之
梁普通三年武帝又命建殿堂房廊奉之賜額爲阿
育王寺大同五年帝令其孫岳陽王啓改浮圖爲五
成繪帝暨昭明太子二像藏焉仍施黃金五百兩造
銅佛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鐵鼎以鎮四角尋
蠲復其賦調給兵三十設營防衛陳宣帝度僧守塔
如義熙之數唐中宗遣使賜金又下詔加護之至武
宗朝并省海內佛寺塔歸越州官庫宣宗立像敎重
興又入于開元寺鄭山僧愬于觀察判官蒯希逸而
還之懿宗咸通中又度僧三七人守之梁貞明二年

錢武肅王遣弟鐸等迎塔作禮明年正月回止西陵
岸放光照江中其明如晝又改浮圖爲九成第三成
寘七寶龕用以貯塔周顯德五年寺災文穆王請致
武林龍華寺新其浮圖其成如前數而藻飾有加焉
中龕襍用百寶範黃金爲座懸珠嬰以莊嚴之宋初
寺又新大中祥符元年復賜以廣利爲額拓爲十方
禪刹其主僧自宣密素公始可考見宣密五傳至大
覺璉公名振天下仁宗待以殊禮作詩頌十七篇遣
之熙寧三年大覺爲構宸奎閣蘓文忠公軾實記其
成大覺日與九峯韶公佛國白公參寥潛公講道一

室扁曰蒙堂叢林取則焉高宗卽位以寺爲舍利所宅親灑宸翰錫名曰佛頂光明之塔大覺十五傳至大慧杲公紹興間來領寺事四方學徒川奔濤湧而食或弗繼乃于奉化忠義鄉隄海塗成田一千餘畝名般若莊大慧四傳至妙智廓公續承益虔淳熙元年冬孝宗之子魏王愷出鎮其土二年孟夏四月瞻舍利毫光發祥青紅交綯變幻不一更用黃金爲塔而藏寶塔于中冬十月一日孝宗遣內侍省西頭供奉官李裕文取塔入內妙智護之行舍利現于塔顛如月輪相又現兩角如水精珠若此者三御書妙勝

之殿四字俾揭于塔所妙智再傳至佛照光公緇錫全集不減于昔時盡鬻賜資之貲市田四千餘畝視大慧加三倍焉名吉祥莊佛照十五傳至笑翁堪公有權貴人至寺戲問曰舍利何在笑翁指道傍松謂曰此處卽有已而松枝皆放光貴人驚異卽寺之門巷建二石塔以表之笑翁又倣古制累石爲塔者三列于寺右以瘞僧之歸寂者宋季寺又災寶塔附安別院元至元十三年春三月世祖命使者奉塔至開平龍光華嚴寺尋遷燕都聖壽萬安寺集僧尼十萬于禁庭大廟青宮及諸官署建十六壇塲香鐙華旛

之奉脩極尊崇世祖親幸臨之夜有瑞光從壇發現
貫燭寺塔相輪之表又自相輪分金色光東射禁中
晃耀奪目世祖大悅命僧錄憐占加送塔南還更賜
名香金繒詔浙江省臣郡長吏增治舍利殿宇笑翁
十二傳至頑極彌公適際良會遂以詔書從事未曾
幾何薨棟雄麗如天成地湧上薄雲漢寶塔還于故
處頑極四傳至橫川珙公道被華夷禪學爲之中興
僧伽來依法輪者至無席以容二十三年大建堂宇
以居之橫川九傳至雪憲光公寺復新豪家所據諸
莊田土園林盡復之且以詔使之臨祇奉無所至正

二年春二月又造承恩閣七楹間黃文獻公潛爲之
作記雪憲四傳至扶宗宏辨禪師約之裕公已歷六
十二代矣禪師以笑隱訥公法子入我國朝自廬山
圓通選補其處戒律精嚴言行一致智慧福德皆絕
出乎等夷從洪武初元以迄今茲一座十年宗綱丕
振風雨不動安如泰山寺之勤舊竭其力而翼贊之
有若岳林住持象先與公築黃賢塘得田三千餘畝
名報本莊有若雲石起公市史氏之田其數如黃賢
塘名忠義莊二莊皆與般若爲鄰大佛寶殿則又雲
石葺之三解脱門則僧伽智華作之修演法之堂并

撤其房廬爲下蒙堂則白雲住山智珠營之補東塔院者沙門自悟也造西塔院者又象先也西塔肇建于唐元宗東塔在迦葉足跡之左卽寶塔所涌之地下至庫院禪室則出于比丘智寧之力也凡寺制宜有而摧敗不支者悉舉而更之禪師念締構之艱不可無以示來者俾其徒師秀至浦陽山中徵文以爲記嗚呼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熏修所成必八吉祥六殊勝之地方晏安之其在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阿育王山顯著特異自晉逮今歷一千九十七年之多國王大臣以及氓隸靡不歸依金銀重寶施之

弗吝當其祥光發現瞻之仰之不翅嬰孺之思父母蓋如來以慈悲願力攝受有情神通廣傳隨念而應所以啟功德之信心祛塵勞之妄念也何其至歟然而臨師位者多名世之士秉法門之正令飈旋霆奔一入其庭心空疑釋致使舍利之感久而滋彰名重五山光照佛日此亦幽明兩致其極者也禪師起繼芳躅益殫志慮當鼓魚寂寥之時熾然建立金碧燦爛于水光山色間溯河西東未見有如斯之盛者是宜詳紀之使後人扶植于悠久也寺東一里餘有聖井靈鰻在焉相傳隨塔而至呼爲護塔神折鮮花誘

之輒二紅蟹導之而出因作淵靈廟祀之以其與塔
相關也特附見焉銘曰

巍巍大雄攝受有情持紅日輪中天而行其照燭大

千洞見毫髮靡物不昭無幽弗達其靈明入滅有不

滅存五色神變萃斯骨身其無憂聖王捶碎七寶造

塔收之萬佛旋繞其誰放指端白毫相光藥叉奔逐

隨光瘞藏其支那之國海東之域鍾聲發祥塔乃涌

出其上自帝王下達民萌歷代崇之精白一誠其唯

其所在天龍呵衛有感則通靈光顯瑞其神燈暈紅

烈火殞空或射九天燁如白虹其九千目環覩如佛出

世攀引莫能繼之以淚其依之主之代有偉人據蓮

花座說法如雲其四方駿奔孰非龍象一喝之餘

凡情俱喪其聲應氣求霧滃雲蒸千有餘歲無廢

不興其有大導師來接遐軌佛智之孫廣智之子

其長眉廣頰大類慈恩其徒翼之各展度門其五

湧殿飛樓聳起無際化海爲田有禾稔稔其像教

陵夷慨其永嘆浙河西東似斯實難其法王能仁

覆燾無外佛子體佛引之弗替其昔人有言難逢

者時優曇之現四衆來依其疇無舍利中含法界

亦有樓閣不涉成壞其色非青黃其光焯焯不假

彈指諸門洞開其二苟能荷擔直入無礙手擎摩尼
于法自在其二玉几之山其青無叟法雷常鳴諸天
散花其三敢告來者以續以述功烈巍然與山無極

重壙釋迦文佛臥像碑銘

蕪州報恩萬歲教寺乃吳赤烏初大帝爲乳母陳氏
所建名曰通玄唐玄宗因其年改作開元吳越錢武
肅王爲之起廢揭以支硎山報恩寺舊額宋徽宗崇
寧初加以萬歲之號至佛日崧公來爲住持專講華
嚴經疏尊爲賢首教寺寺有淳祐鉅閣七楹閣下覆
釋迦文佛滅度之像相傳自唐則有之州民攀慕微

福者殆無虛日元季僞吳張士誠據有其地惑五行
家之言強謂佛臥非吉徵更造立像民情焦然弗寧
及僞吳亡德岩法師俯徇羣情起主寺事不二三年
殿堂樓閣門廡寶塔之屬皆一一葺治易腐爲堅煥
焉如新已而嘆曰諸役幸粗完像可不復于古乎于
是走告民間不分耄倪皆舉手加額競輸貨帛以後
爲愧法師乃戒搏土之工斷嘉禾爲骨骼承以高座
素臥像其上塗以五色覆以綵衾諸弟子涕淚悲泣
環列前後摩耶佛母亦立其側悵然興哀唯曼殊普
賢二大士神情閒曠超出死生之外用意精緻形模

宛然像長六十六尺六寸高一十二尺曼殊等像高一十八尺經始于洪武十二年春三月某日其年夏五月某日訖功糜錢萬有奇用功百有奇佯來佯濂記之嗚呼佛之法身猶如虛空本無去來何有生滅其示八相以覺羣迷不過降本垂迹偁同人法而已本則真諦迹則俗諦真俗混融皆不思議之事烏可以異觀哉况八萬四千無非度門觸類而入洪纖畢達姑以入滅論之實具華嚴五教大旨小乘雖除我執未達性空但知實色故示之以涅槃非近于愚法聲聞教乎色法二相本無自性皆從緣生滅度之際

斷緣歸空非近于大乘始教乎應身雖法亦屬幻有幻有既滅真空獨存真空既存幻有亦住二體互融了不相碍非近于大乘終教乎滅而非滅非滅而滅非滅而有既滅而空空有雙泯理事交奪如如不動無卽無離非近于大乘頓教乎娑羅林間居然唱滅靈山會上儼爾常存隨舉卽色隨舉卽空如示一身不起于座如化多身徧滿塵刹無量爲一一爲無量力用相收縱橫自在非近于一乘圓教乎諸有情衆若勝若劣來瞻靈像隨其機宜證入教位至于混極不翅親聞盧舍那演說圓滿修多羅之爲快法師此

舉其于樹教基續慧命有功于法門甚大非止福澤被于一州而已抑濂聞昔人設像俱有所表見非苟然也如來中居表衆生大覺之心飲光勝尊在左表自利之行慶喜在右表利他之行曼殊乘師子表大智而降嚙也普賢騎象王表大行以制貪也他如劒斧兩神則表觀空擇法二智取義深遠使人目擊而道存故歷代襲之定爲常法而此涅槃之像柰何獨無所表乎濂因略舉襟華之說斷然謂五教之理咸具不然佛法徧滿一切處是果何言哉濂旣爲作是記殷勤邀仰復學主夜神以偈贊佛之語繫之于後

法師名淨行德嚴其宇也博通帝心雲華賢首清淨定慧諸家書力振其宗于將墜之時一彈指間悉起諸廢其化導有緣以成法師之志者善長正宗二沙門也偈曰世雄大悲利羣物果後三權不思議旣由應身顯法身從體起用宣妙法人機旣得饒益故倡入滅度示化儀化儀有始而有終所以懲創懈怠者七寶牀中右脅臥慧日一朝竟西沒娑羅樹林皆變白諸天哀號雨天華四衆圍繞共悲哽妙香結樓奠金棺發三昧火而自焚各分設利建塔廟如來雖入般涅槃畢竟終無涅槃者是知一性鎮常住不從變

易有生滅倬哉賢首古伽藍三吳法會斯第一乃造
涅槃微妙相因相攝入有情衆近遭紛更紊常制縑
素煢然失依怙有大比丘起復古最先補苴諸樓閣
一一莊嚴成妙境次令埏土肖靈像五色高纏廣博
身州民瞻禮至灑泣如還故鄉逢故物此卽大乘正
法門種種皆能濟羣品觀者毋以像觀像如觀襍華
大經王字字化爲法談雲雲中化佛皆現前一身示
現無量身無量身中現一身令我悉除邪見網直濟
難思解脫海行住坐臥皆見佛佛之智慧如虛空無
性無生無所依大光明藏時時現與我無同亦無別

從上所言眞實法衆生慎勿懷疑念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佛法之入中夏始于漢明帝永平八年此說殆非也
中夏知有佛蓋已久矣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能
出入水火王爲築中天之臺列禦寇之書所載西方
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
不明言其爲佛其事固皆佛也况乎天竺室利房等
持經來奏而始皇謝去之漢武帝詔霍去病討匈奴
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其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
祿閣往往多見佛書哀帝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

口授浮屠經而還是則明帝以前經之與像中夏皆有焉至于永平以後而其教法始恢弘耳然而中州之人奉佛者雖多江南塔廟則自吳大帝赤烏四年康僧會所造建初寺始發之浦江從僊華山降勢而下其東支蜿蜒而來曰龍峯峯之麓龍德寺在焉乃法懷禪師道場初名乾元宋大中祥符元年更今名嘉定中寧宗親書寺額以賜之寺無碑碣可徵不知何時建立相傳爲赤烏中予竊惑之僧會之化方行建業而浦江在千餘里外何緣遽有興蘭若事乎乾元乃唐肅宗紀年以年名寺其殆或肇于唐歟寺廢

將圯元大德九年住持僧善典及其徒永鎮悉撤其舊而新之先是龍峯之上有塔七成宋天聖三年僧咸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則捐錢五十萬所建至是亦一新之且造塔院一區湧殿飛樓雄麗華煥爲一郡佛宮之冠歲時祝釐縣之諸浮屠悉萃焉元末兵亂一夕皆爲煨燼寺之二比丘至德守約盡然傷心乃合謀曰前人之功吾儕不可不繼也而力未能徧及宜先其大者以爲衆倡樂善之士豈無從而和之者乎于是黜衣縮食重糶大雄殿五楹間其廣一百一十尺深比廣綱二十尺崇比深復綱其四十尺經始

于洪武九年之十月落成于十三年之三月匠以日計者八千米以石計者一千錢以貫計者五千而所就之夫弗與焉二比丘以成功之孔艱也欲使嗣人知所保護介予學子吳誠來請記嗚呼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其化度前後固不可以詳知而先儒則謂穆王之世中夏已昉見之越一千六十餘年至明帝法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餘年至吳大帝江南方知有佛秘藏之莫顯至道之難聞亦已甚矣今也祇園梵林交接乎東西琅函玉笈充牣于左右則其證修宜若易易然者而闡提之人猶日衆多自非增崇其像

變宏侈其實坊何以新其瞻視而祛其疑妄者哉此二比丘所以協力起廢而不敢緩也真如妙智含生本具當繼軌轍而興事功者不數年間一復大德舊觀予安敢謂無其人哉故因作記特稽佛法緣起而嘆其不易遭逢意將起人之敬信苟謂泛引而續言之非知予者也系之以詩曰西方大聖天人師將本垂迹攝羣機五色神光貫太微九龍行水香襲衣六齡寂默和天倪明星一出絕去來大音演法寶華垂像教東漸自蒼姬秘藏弗顯昧若黔後千餘歲寢光輝白馬馱經息鴻盧從此祠廟覃夏夷仙華名山如

曳旂青龍東逝勢欲飛穹塔爲角卉木簪掩映樓觀
聳巍巍髣髴兜率中天移劫火洞熾風鼓威盡化丹
牕爲荒樞二士見之心酸嘶欲符西土化人爲彈指
勿使神鬼窺四阿凌虛截絳霓一倡當知百和隨千
楹萬礎列參差行看規制踰昔時調御丈夫示弘慈
撻埴索塗哀世迷手擎日月耀九虓疾步長趨絕險
巖歷劫難值心勿疑浦陽長江流渺瀰江水可竭道
無虧興作起壞屬之誰尚告繼者徵斯碑

官巖院碑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於衆峰之間

者曰康侯山又曰官岩山俗以其形蹲踞如獅子又
稱之曰獅子岩從岩趾斜入六百餘步崖木四環最
號幽邃有古招提在焉梁大同間比丘尼元淨始建
院岩北石洞前號曰安和後更名兜率至唐會昌之
季燬于火其故基至今猶存咸通初祖燈大師自越
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岩內會歲旱獨上絕頂祈
請捐身投崖下而卒俄頃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民
感之就岩之西爲建今院八年丁亥因山賜額爲官
岩云燈之事備載洪遵郡志中而比丘之經始則出
於縣民蔣氏之所私紀年世遼邈莫考其詳所可考

者宋大中祥符癸丑重建釋迦寶殿天福己未刻木
爲諸菩薩護法神王諸像景定庚申妙空大師智印
嘗出主杭之旌德顯慶教寺以永孟之資命其徒六
人造經鍾二樓暨圓通堂方丈三門兩廡之屬復聞
于朝以奉仁烈皇后楊氏神御院益增重國朝延祐
丙辰院僧宗勝建普賢大士閣明年丁巳宗尚悉易
殿之楣楹新其四檐而加闢焉復搏土益舊木像礪
石爲牀座而妥寘之使與殿稱至順壬申景輝作潮
音堂于殿之北墉至正癸未華光寶閣成越三年丙
戌集僧之堂又成七年丁亥香積之室又成其費一

出於衆僧唯閣之役頗殷賴邑大姓洪君榮助之而
始就榮之二弟盛興復爲創鷲峰潛碧兩亭自是院
之規制一如大伽藍四方人士來觀來游但見穹樓
傑閣飛動於蒼烟涼翠間恍若登蒼閭崛山親逢如
來法會之未散莫不驩欣贊咏得未曾有比丘普安
曾不以是爲旣完且謂自祥符癸丑至今歷三百四
十有三年其中更幾世幾人始克致有于是苟不圖
文刻諸貞珉則後來者何以知其艱哉乃以烏傷朱
君烈所述顛末走青蘿山中而求濂爲之記濂所居
距岩不十里近一出戶輒望見之當天朗氣清時嘗

同二三子捫蘿攀葛而止俯瞰縣北岩坑仙華諸峯
如萬馬東行或駐或躍而浦陽江之水蜿蜒蜿蜒又
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遶岩腹而去周圓原野星
羅綦布諸池沼廁其中直小甌耳方呼酒放歌天風
自東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同游或戰掉不能留
誠天地間勝絕之地也宜爲有道浮屠之所都而興
仆補壞代不乏人也濂因弗辭而爲之記系之以詩
曰獅子之岩下瞰巨江涵靈茹毓吐陰納陽其不有
大雄曷檀竒絕平地湧成琉璃宮闕其誰操化機寂
我鼓鍾若龍若象遯棲無蹤其有大導師飛錫而至

以清淨身化爲甘雨

其

我民咸言盍報有年一彈指

頃樓閣現前

其

歷年四百何以弗墜世有長材愈作

愈麗

其

六陽馬四騫桃稜高翔金浮翠流燁燁煌煌其

觀者如登妙莊嚴域見種種光暨種種色其惟世間

相起滅弗停中不滅者永劫猶存其矧是有爲俱繫

虛妄當悟以心毋取于相其若事若理本無二門苟

涉分別卽非一真

其

我述我文鐫諸堅石後千萬

年與山無極

其

二

明覺寺碑

四明有伽藍曰明覺者其地在太白山陰唐天復初

沙門居納始縛庵廬脩習禪觀至宋某年比丘某折而大之殿堂門廡一如它浮屠之制郡守張某爲請于朝而畀以今額元泰定間寺僧厄于科繇之煩悉以土田質于民間寺事日廢至正戊戌僧子琦籍其步畝圍落之數往告阿育王山象先輿公曰琦不敏不足敬承先訓使塔廟一一委諸草莽人其謂我何然而非神力不可以擲象非定見不能以移山古莫不然今豈弗類惟公儉以持已誠以格人格人易以集事持已率以動物合是二者何廢之不興何壞之不補今敢以圖籍進公其受之言畢胡跪作禮而退

當是時敗屋數楹頽然荒菅叢棘中饑飢窮飢後先笑呼百草涼烟舉目凄斷象先初頗難之已而曰人患志弗堅耳苟堅矣事豈有不可爲者邪于是悉發其儲畜市材僦工剔彼蕞荒土復燥剛位仍面陽自戊戌至于丙午不十年間咸如舊貫土田質于民者旣贖歸之而新置之數又倍于昔仍令寺僧甲乙世主之噫何其能也世之營建塔廟者未必無其人苟不售奇銜巧以病夫民則籍豪氓大賈出力而任之所以事不難成而功緒易見也今象不先資衆因不動聲氣成此勝域偉特莊嚴四輩之士如登耆閭崛

山親覩如來五色相光非其力之弘見之凝不足以與于斯也此無他由能信其所有故能成其所無是則信者入佛之門建善之本也勒諸貞石以告後之人尚知以信爲最相與嗣葦之俾勿壞象先台之臨海人俗姓王氏得度于雪窻光禪師深通內學其來請文者則用晦熙上人也系之以偈曰如來設教亦多種建立塔廟乃其一塔廟皆屬于有爲于真實際無相涉不知何以濟羣迷耆闍崛山及諸處重閣講堂無不具儼然如來在會時衆生貪著于五欲紛紜膠葛不暫停有如飛鳥投網中其心在在難比喻我

佛重以慈憫故建茲莊嚴妙勝域所以奪妄欲趨真太白山陰降支隴山川鬱蟠護靈氣有一尊者飛錫至結茅敷坐縛禪寂後來繼者翕然聚化爲寶坊矗天起金碧晃輝映林谷鍾魚互答朝夕間何期鞠爲狐兔區遼近睨者增太息阿育王山善知識殷勤赴我桑門請彈指頓開樓閣門無有一物不現前我聞成壞世間相畢竟中有不壞者曠大劫來至于今無生無滅無增減此爲毗盧法性門佛與衆生同此入光明照徹大千界不分內外及中邊我因造記說伽陀以言語觀卽非是

麗水陳孝女傳碑附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爲神祠祝史蚤夭母某氏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未疾妙珍刲股禱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俛俛如有失賣衣走浮屠氏作諸禳崇事皆不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糾纏哀號良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無所出燃香右臂上稽顙籲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

珍曰爾勿憂能剔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剔將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妙珍之身獨不霑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滂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擲杯玦卜於神逮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室旁之簋几上藝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聶而切之襍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

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練紙作灰傳之妙珍從其言
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
復然頂申前誓棄家爲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
官郡錄事爲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
聞次于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
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
某以其事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爲記其
事于石云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苟可以死
生者勢當共之肯以形體旣分而視之有異耶當親
有疾時呼號天地鬼神遑遑求索茫昧中力有可致

雖萬死弗之顧又奚暇毀傷絕滅之計耶或者作郭
人對痛斥之余不知其何所見耶夫孝忠無二道忠
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爲非顧獨於孝子而疑之
耶此決非韓子之文其倏倏而托之者耶余聞之慈
溪黃東發之言如此因造陳孝女傳故脩論之

孝女持菩薩戒終身爲優婆夷此現女人身得度
者也故附載于此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四

終

宣城居士徐日晉男徐鏞施贊共刻
卷第四卷 計字一萬三千八百零四箇
該銀九錢零二厘
江陰釋衣言山月容潘省耕書上元戴伍刻
天啓辛酉元月經山化城寺識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五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株宏輯

虞山錢謙益訂

記

蔣山廣薦佛會記

皇帝御寶曆之四年海宇無虞洽于大康文武恬嬉
雨風時順于是恭默思道端居穆清罔有三二與天
爲徒重念元季兵興六合雄爭有生之類不得正命
而終動億萬計靈氛糾蟠充塞下上弔莫靡至孰然

無依天陰雨濕之夜其聲或啾啾有聞宸衷盡傷
若疚在躬且謂洗滌陰鬱升陟陽明惟大雄氏之教
爲然乃冬十有二月詔徵江南有道浮屠十人詣
于南京命欽天監臣羗以穀旦就蔣山太平興國禪
寺丕建薦法會上宿齋室却葷肉弗御者一月
復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胡惟庸移書于城
社之神具宣上意俾神達諸冥期以畢集五年春正
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殿羣臣服朝衣
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啓御撰章疏識以皇帝
之寶上再拜燎香于爐復再拜躬眎疏已授禮

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午門寘龍輿中備法仗
鼓吹導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王僧行容率
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萬金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
從事白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
癸亥日時加申諸浮屠行祠事已上服皮弁服楫
玉珪上殿面大雄氏北向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
聲郎舉麾奏悅佛之樂首曰善世曲上再拜迎羣
臣亦再拜樂再奏昭信曲上跪進熏薌莫幣復再
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舞舞人十其手各有
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花冰桃暨名薺

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初獻禮跪進清
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所異者不用冊
光祿卿徐典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五奏曰禪悅
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臣退諸浮屠旋遶大
雄氏寶座演梵咒三周以寓攀駐之意初廝山右地
成六十坎湯以堊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實之湯蒸
氣成雲諸浮屠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綵幢
法樂引至三解脫門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東向坐待儀使溥博西向跪受 詔而出集
幽爽而戒飭之詔已引入殿致參佛之禮聽法于徑

山禪師宗泐受毘尼戒于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
命軌範師咒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有九飯已夜
將半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
者徹豆 上再拜羣臣同樂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
者再羣臣復同樂八奏善成曲 上至望燎位燎已
上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灑闡前事二日淒風戒寒
飛雪灑空山川慘澹不辨草木 鑾輅一至雲開日
明祥光冲融布滿寰宇 天顏懌如歷陞而升嚴恭
對越不違咫尺俯伏拜跪穆然無聲儼如象馭陟降
在廷諸威神衆拱衛圍繞下逮冥靈來歆來饗薦蒿

悽愴聳人毛髮此皆精誠動乎天地感乎鬼神初不可以聲音笑貌爲也肆惟皇上自靈御以來卽詔禮官稽古定制京師有泰厲之祭王國有國厲之祭若郡厲邑厲鄉厲顙皆有祭其興哀于無祀之鬼可謂備矣然聖慮淵深猶恐未盡幽明之故特徵內典附以先王之禮確然行之而弗疑豈非仁之至者乎昔者周文王作靈臺掘地得死人之骨王曰更葬之天下謂文王爲賢澤及朽骨而況于人夫瘞骨且爾矧欲挽其靈明于生道者則我皇上好生之仁流衍無際將不間于顯幽誠與天地之德同大非言

辭之可贊也倚歟盛哉祠部郎中李顏主事張孟兼蔡秉夷臧哲職專禱祠親覲勝因謂不可無紀載以藏名山以揚聖德于罔極同請濂爲之文濂以老病固辭弗獲旣爲具列行事如右復繫以詩曰皇鑒九有憲天惟仁明幽雖殊錫福則均死視如生屈將使伸一歸至和同符大鈞其元綱解紐亂是用作黑稜盪摩白日爲薄訛靈匠人流血沱若積屍橫縱委溝溢壑其霜月淒苦涼颼酸嘶茫然四顧精爽何依寒郊無人似聞夜啼鑄鍊爲心寧免涕洟其惟我聖皇夙受佛記手執金輪繼天出治軫念幽潛宵不

遑寐爰啓靈場豁彼蒙翳

其四

皇輿載臨稽首大堆遙

瞻猊座如覲睟容香凝霧黑燈顙星紅梵唄震雷鯨

音號鍾

其五

鬼宿渡河夜漏將半颺輪羽幢其集如霰

神池潔清鮮衣華粲滌塵垢身還清淨觀

其六

廼陟秘

殿廼覲慈皇聞法去蓋受戒思防昔也昏酣棘塗宵

行今焉昭朗白晝康莊

其七

法筵設食厥名爲斛化至

河沙初因一粟無量香味用實其腹神變無方動皆

充足

其八

鴻恩旣廣氛氲全消乾坤清夷日月光昭器

車瑞協玉燭時調大庭擊壤康衢列謠

其九

惟佛道弘

誓拔羣滯惟

皇體佛仁德斯被無潛弗灼有生成

遂史臣載文永垂來裔

其十

欽錄集云洪武五年壬子春卽蔣山寺建廣薦法

會命四方名德沙門先點校藏經命宗泐撰獻佛

樂章旣成進呈

御署曲名曰善世曰昭信曰延

慈曰法喜曰禪悅曰徧應曰妙濟曰善成凡八章

勅太常諧協歌舞之節用之着爲定制四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欽奉

聖旨御製廣薦佛會榜文命

都省出榜曉諭天下官民士庶人等

跋蔣山法會記後

附

予旣從祠部羣賢之請爲撰法會記一通自謂頗盡

纖微近者蒲菴禪師寄至鍾山稿一編其載祥異事尤悉蓋壬子歲正月十三日黎明禮官奉御撰疏文至鍾山俄法駕臨幸雲中雨五色子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之所變十四日大風晝晦雨雪交作至午忽然開霽上悅勅近臣於秦淮河然水燈萬枝十五日將晏戴事如記言及事畢夜已過半上還宮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起貫月燭天良久乃沒已上三事皆予文所未及蒲菴以高僧被召與聞其故目擊者宜詳而予耳聞者宜畧理當然也屢欲濡毫補入之會文之體製已定不復重有變更保寧敏機師請同袍以隸古書成茲卷來徵余題故爲疏其後使覽者互見而備文云

又云

右蔣山廣薦佛會記予嚮爲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赧而已葦舟上入番意宗門樂善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繕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囑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王化與真乘同爲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歟休哉

又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 聖皇崇尚
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悚又而
雪山成上人復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
之刃不欲固辭之雖然余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
盛足以爲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于其間後之續僧
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
藏二曰阿毘曇藏三曰毘尼藏惟此三藏諳諳化導

使一切有情滅妄趨真誠昏衢之日月苦海之舟航
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千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鈍莫
能融貫善慧大士以方便力造爲毘盧寶藏函經其
中一運轉間則與受持讀誦等無有異攝大千于機
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薄海內外凡有伽藍者
必設置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鄉友令儀來告予
曰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
寶福廢壞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
元年肯庵全公從周防法眼藤道圓之請嘗就遺址
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林竹春巖珍相繼來蒞法

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弗支白草荒烟蕩
蕩之跡交道矣貞治三年衆以文珪或可以起廢力
舉王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楹皆刻
蟠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爲護伽藍神至
應安二年文珪欲建殿于其前忽神降于一比丘曰
我神泉苑善如龍王也伽藍神來云大藏將傾乃視
之漠如而欲有事于殿功是棄所急而不知務也宜
亟易爲之否則我足一搖此地當爲湖苟遵吾言改
奉王家神御則國祚佛法皆悠長矣言訖仆地覺而
詢之絕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悅曰余憶幼時乳

母時禱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卽遣中納言藤元賜今
額元之行有雙白鷺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
幾王遜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
殫厥志慮出衣孟之資簡材陶甃使其堅固崇室上
覆機輪下承鉅木中貫方格層列經匱櫛比繪像精
嚴神君鬼伯翼衛後先所謂楹上八龍者塗以金泥
鱗爪焜耀角鬣森張陰飈肅然似欲飛動國人聚觀
無不慶愜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安置
櫃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于某年月日訖功
于某年月日糜錢若干貫米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太

上既棄羣臣文珪別于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神御如神之所言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于上國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籍是有請于執事願爲文持歸勒諸堅珉以示無極予聞七佛尊經實貯龍宮海藏在昔龍樹尊者嘗入其中覩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本以歸西土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乘之急得于華嚴會上圍繞盧舍那佛與聞大乘圓頓之教終非他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藏有之其從茲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攷

攷弗懈以起廢爲已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旣爲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真實了義爲偈以繫之文珪字廷用薦志禪觀善繼大林育公之學者也偈曰世尊大慈父憐憫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妙法普度于天人根雖有利鈍隨機獲饒益弟子所結集汗牛復充棟善慧施善巧收攝在轉輪圓樞運動間地軸相回旋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能放大光明無非真般若不見有一法似茲功德聚盡在轉移內一轉詰習空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住涅槃城以

至千百轉轉轉俱一同循環若弗停我輪未嘗動此
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故瑞龍有精藍重建毘盧藏中
函貝葉多字如恒河沙沙各具佛不翅那由他還
以一佛攝攝盡無復餘大包于無外小則入無內是
謂神通藏萬劫終不磨非比有漏因成壞每相仍所
以天龍衆在在悉護持有時著靈異雷電倏變幻守
此清淨域外道不敢干我持如意輪讚此大乘法告
爾諸佛子晝夜須勤行有悟片言間全體卽呈露不
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豈惟佛子等龍神亦當聽承
戒二俱急共成無上道

四明佛隴禪寺興修記

沙門行原不遠千里踰大江而來京師謁余而言曰
鄞之天童山岑銳綿鬱上接空際其支隴蜿蜒南下
爭奇競秀蒼翠相繆信爲靈僧化士之所寢宅後堂
莊宗時人見有紅光燭天謂爲浮屠氏祥徵因名其
地爲佛隴焉大比丘咸啓樂其幽遠可以縛禪自天
童分其徒結廬以居已而開拓如他伽藍宋至平元
年賜額曰保安然猶以甲乙爲居守至熙寧五年始
釐爲十方禪刹主者照珏乃大覺璉公之法嗣黑白
瞻依如水赴壑于是悉撤弊陋而更新之夫以有形

之物終歸于壞日就月將漸致頽圯元至正某年住持文舜重構釋迦寶殿未及完而去二十四年江湖行省丞相康里公時領宣政院事選天童內記大基丕禪師主之禪師既至升座說法已環顧而歎且曰起廢吾之責也四輩其無憂居久之歲豐人和儲積漸充禪師曰可矣亟召匠氏補未完之殿堅緻有加若丈室若演法之堂則因舊而葺之若三解脱門則新作之以至無庫庖湍之屬靡不修治如法復集衆因博土設像如來中居二弟子旁侍曼殊師利及普賢大士或騎獅子或乘白象王東西而從護法大神

各執其物梵容生動如欲語者經始于二十五年之某月落成于國朝洪武二年之某月惟禪師蚤得法于左庵良公通外內典梵行清白薦紳之流皆愛敬之故能于干戈俶擾之中成此勝緣了無難者今雖遷住補陀洛迦山而猶寤寐不離于佛隴禪師之功我衆安敢忘莫堅匪石願圖文歸而饒諸子聞我佛如來爲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茲以衆生汨沒妄塵念念遷謝起滅不停過去者始息見在者紛拏未來者已續二六時中不知暫捨以此纏縛沈痼出彼入此猶如車輪迴旋無有休止于是興大悲心爲說

三乘十二分教誦誦誘掖蓋欲衆生捨妄趣真以成正覺像教東漸日新月盛凡方州列邑名區輿壤莫不有梵宇禪廬以安處其徒衆亦欲解佛之言行佛之行以究夫妙湛圓明之性而已俗習下衰或藉此爲利養而不知先佛忘形爲道之計盍不思之香積之供五味豐美視日中一食者爲何如穹居華寢方狀邃筵視樹下一宿者爲何如是宜精進策勵如上水舟單篙直進如磨鐵杵必欲成針不至于成功不止可也禪師之締構艱勤其意誠出于此圓頂方袍之士于于而來熙熙而處者尚無負禪師之所望哉

雖然如來出紅蓮舌輪徧覆大千界中至今演說妙法大地衆生無不得見無不得聞況日照而月臨風馳而雨駛山峙而川流真常之機時時發現無一刻止息有能于此證入世間名相一時頓忘其與如來清淨法身非同非別回視是刹飛樓湧殿雖居塵世亦與香水海中華藏世界等無有異予也不敏盡閱三藏灼見佛言不虛誓以文辭爲佛事今因行原之請畧爲宣說以記寺之成使其徒知所自勵若曰專紀歲月以告來者嗣葺之則其意末矣

龍游重建證果寺記

我釋迦文佛慈憫有情設宏濶勝大之教真應弘願
罔不霑被故凡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皆沐浴至
化出離苦輪得清淨行列禦寇書所載不治而不亂
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者信不
誣矣是故塔廟之所在金碧焜煌照耀無際雖其淪
壞有時或圯乎數曾未幾何又皆興復如初觀乎此
者可見大法之流行與天地相爲無窮者矣衢之龍
游縣東四十五里有證果道場實始于唐貞觀初縣
人士虞道延捐宅宇爲之悉入腴田其中已而祝髮
受具戒爲開山第一祖且以的傳自號修習禪觀誓

不忘于正宗一時龍象聞風空集稱爲虞延法師云
唐季之亂變爲瓦礫之區在宋之初休堂慧公嘗重
興之至宋季又廢無住住行公入主法席又從而興之
逮元季又廢今住持靜山仁公與其同袍奉全周公
謀曰茲寺自法師創建以來甲乙相傳竟寔于今日
不翅七百餘年之久一旦使其堙墜五儕之耻也盍
相與起其廢乎周公忻然諾之各捐私橐之積以爲
衆倡乃持曆走民間民有力者嘉二公之淳懇各施
其所有遂命斲木淘土之工相與從事至正癸卯二
月某甲子新造釋迦寶殿殿凡三間演法之堂其數

視殿而羸其三曰解脫門則數與堂同兩序視門而羸其二十又五皆次第落成復搏土塿佛菩薩諸像鍊黃金爲紙而飾之洪武丙辰九月某甲子又建藏經之室一區而懸鍾之樓亦煥然一新至於棲僧之房凡七各設層構遂堂靡不具足其制度不異巨剎崇廣嚴麗視昔有加雕甍璇題上凌霄漢彤扉曲砌下映林谷梵唄互聞鍾魚相答往來觀者咸謂當此像教衰落之時能化灌莽之墟而爲無上寶坊非賢且智者能致是乎莫不躊躇歎咏而去仁公亦自以締構艱勤欲俾後人聞知相與保持于悠久忘其春

秋之高奔走青蘿山中徵文以記之余按佛說尊那經云無盡功德甚深微妙乃有七種而建立精舍實居第二又按福田經云廣師有七德梵天福而興立佛髻僧房堂閣實居第一嗚呼佛言如是世之人住住斥經營塔廟爲有漏因果恒棄之而不務亦何可哉二公倦倦焉以紹述法師爲已任斯可謂允合契經之旨者矣雖然樓閣之在世間有成有壞一剎那頃萬變不齊有若吾心所具寶華樓閣先天地而不知所始後天地而不知所終劫火所不能焚毘嵐風所不能破真如無礙湛寂常存學佛者又當于此而

求之庶幾精粗不遺理事雙盡者已斯言也非予之私言也蓋嘗風諸師云

重建龍興與源寺記

龍興與源寺在撫之金溪縣北一里後枕鷓鴣之岡前有一峯銳如卓筆上插霄漢而幕阜雲關兩山對峙乎西東若駐若馳若起若伏其秀拔殆難名狀靈宮秘宇之所托也固宜唐元和中有大比丘某飛錫而來徘徊顧瞻縛茅栖止于其中厥後漸成巨剎樓閣崢嶸鍾魚互答于山光水色間一時龍象固嘗盛矣宋崇寧初蕪壞弗治已而復興元至正中江右兵

起官署民廬盡罹焚毀寺亦不能以獨存金碧之區倏幻爲瓦礫之場荒烟野燐更互明滅使人有悽然之思東曉大師自幼受經斯地喟然歎曰在我法中有爲無爲皆第一義諦起廢之任吾可不究心乎其徒十有一人驩然相之間右之族亦間有施貲者于是伐木于林攻石于山徵瓦于陶衆工雲興罔敢後時大師躬程督幾忘食寢遂卜厥日以成功告寶殿之屬罔不就緒復搏土肖佛菩薩暨護法金剛神諸像梵相嚴穆見者生敬經始于某月日訖功于某年

月日初刑部司門員外郎王君經三世與大師游凡大師有所營爲皆捐財倡之大師知刑部君與予友善因請具其事狀求予爲之記予聞大雄氏說法耆闍崛有重閣講堂之壯麗所以莫安其形軀庇覆其徒衆初未聞其露坐于日星風雨之中也世之昧者弗之察悉諉諸興造爲人天有漏之因俛俛然曰吾志諸內不驚諸外彼役志于事功者果何爲也哉殊不知般若塲中理事無碍內外混融徧覆一切不卽世間不離世間苟徒拘泥而墮斷滅之見則違道遠矣今大師耽悅禪味有所證入熾然建立無非佛事

其智識過人殊甚備著其事勒諸堅珉庶可爲馳騁空言者之深戒歟大師名嗣暹字某族王氏東曉其號也有長材所蒞之處廢無不起旣創安樂院于蓋竹原復重造金禪師塔庵恢其土田已而庵蕪于火又構成之及今興源之役其功爲尤偉所謂十有一人則行真希徹希晏希住希誠法旭法吾法昶法椿法睿慧澄其學行皆有可稱云

杭州天龍寺石佛記

濂自休致以來頗一至杭憇永明慧日峯下天龍寺與永明相去不五里而近其主僧月舟禪師行滿要

濂出游寺乃唐天龍尊者駐錫之地宋乾德三年吳越王錢氏爲建寶坊因名天龍王之女曾刻木作觀音像畀之至今猶存大中祥符元年改額爲感業建炎三年毀于兵元泰定元年擇基于寺南一百步仍重建寺曰天龍焉寺後皆山相傳爲越王臺奇石峭秀如瑪瑙森列從寺西斜迤而上僅三十步小塔出灌莽中蓋藏天龍舍利處又斗折而北入妙莊嚴境門又西行六十步平巖幽邃鐫成無量壽佛像塗以黃金累甃爲洞戶作欄楯護之香華之器咸刻飭像又刻心經般若繫以太平興國六年左峙石洞尤奇

傍勒饒雲齋三字詩一章不能全辨巖前地夷曠月舟云疑此卽寺故基柱礎尚在竊按錢氏造寺在太祖乾德四年至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方納土上距建立之時已一十七年又三年方有刻像未必其初置寺于此也又東折二十步有慈氏如來暨天親無着侍衛七像其莊嚴一如無量壽又東折三十步又有寶陀大士像石壁上刻天龍寺光明石六字月舟云石能夜現光惟故名其莊嚴一如慈氏三處仍勒佛號于石以金填之濂旣周覽徘徊太息顧月舟問其故月舟云斯事甚異 國朝洪武七年秋七月十又

一日野燎發延及寺山風挾之爲聲勢光焰射天黑
烟已罩殿廬行滿大懼向木觀音像哀號期與殿俱
燼或力解之乃脫三衣祝而焚已而反風滅火繼之
以雨明日行山中藤蔓榛棘盡幻爲灰始見石像呈
露或井沒塵土間行滿驚喜爲之剗剔燥滌命工繪
飾嚴護如此實其年之冬十月也先是有神光起寺
西四十步久而愈明因掘地驗之獲石觀音像昇歸
奉之東廡旱潦疵癘禱立應由是依歸者衆寺得
重振逮今五十六春秋矣今諸像畢出似非偶然之
故然寺無一肘之田每乞食以爲養而黑白之衆幾

二千指非微靈于大堆氏其能致然歟不以無以示
來者明公以文辭爲佛事願爲書諸碑仍系甃爲室
以障雨風使與石像同爲無極不識可乎潦聞佛之
肖像古無有也有之自優填主始東土衆生競則效
之恒聚土以擬梵形或謂土不能悠久復易之以木
又慮木可致朽而更之以石石固堅矣亦難期于無
壞乃因山而鑿之庶幾與天地同畢大則數十尋小
則六七尺在在有之如來以慈憫之故感其精誠時
變幻景光以歆動之錫釐卹胤無所不至誠難量功
德海也雖然天地亦一物也物必有壞唯本然之佛

超絕萬彙而不可以成壞言人具有之而或未能思
故濂之爲此記使讀者內觀知所重在此而不在乎
彼也寺之興復別自有記非像之所繫茲不詳書

育王山廣利禪寺塗田記

明之廣利禪寺名列五山爲浙河東一大叢林緇衣
之士執瓶錫而來者動以千計舊雖多土田而淪沒
者過半一遇乏食必持鉢走民間以乞食爲事寺之
長老普濟禪師光公旣爲正其侵彊復謀買田以助
之旣資志而歿其弟子象失與公恢廓而有爲乃慨
然曰先師之志我不可不就也市奉化縣腴田若干

畝有畸錢以緡計者十千九百有畸俾其徒嘗輸
于其間者若廣融若景喬等輪掌其事歲收其入六
百斛薦于寺中以補其不足且建屋三楹間以爲儲
侍之所爰伐堅石屬予爲之文而勒步畝鄉落之詳
于石陰予謂象先之功侈矣固不可以不書然爲文
之體因其事而著其理始爲得之請借田爲喻以勵
夫進修之士何如象先曰不亦善乎士之進修則不
昧因果所謂竊攘質鬻之禍不作吾田固有永而不
廢矣予因請佛爲證結跏敷坐爲說偈曰大田在海
濱厥土惟塗泥何物不可藝藝禾乃有成禾根入土

已當加保衛力溲受乃糞壅耘耔復以時勿使惡草
生若非雨露滋亦不能生成數者旣能備時至自然
熟嘉穰累累然徧及郊野中我心有如田諸種靡不
納青黃與白黑隨其所種生菩提譬嘉禾種之卽有
秋持戒爲保衛忍辱爲溲受布施爲糞壅精進爲耘
耔智慧爲雨露禪定道乃成人力一不至田雖號膏
腴蒿萊日夜長雉兔之所藏蛇虺共出沒化爲荒蕨
區欲求一粒粟有不可得者我心倘不治其失亦復
然治心如治田豈不以此故上人最方便市田繼先
志食此緇衣衆頓免饑火煎食者或感觸寧不思前
喻嗜道如嗜食定知顆粒微視如萬金重進道功或
怠亦不易消受刻文于貞珉讀者知自勵更加護持
力常使食輪轉

吳門重建幻住禪庵記

姑蘇幻住庵者元普應國師中峯和尚本公所建立
也國師旣得法于高峯妙公唯恐人知而挽其出世
深自韜晦往游三吳間大德庚子國師年三十又八
嘗憩闔門之西麓見松檜蔚然成林問名于居人則
曰此鴈蕩也國師喜曰永嘉有鴈蕩山乃應真諾矩
羅示下現之所名與之同其般若之當興邪吳士陸

德潤聞其言遽以地施之國師縛草庵三間以居趙魏公孟頫爲扁之曰棲雲國師跌坐其中而問道者連翩而來至于五百指之多乃創精舍一區僧俗趨功不三月而就所謂堂房門廡咸具乃請名于國師國師曰澄澄水鏡能現之幻體昭昭影象所現之幻跡幻與幻盡覺與覺空斯則超悟之極至也吾儕依此如幻三昧而住宜以幻住名之當是時若南詔之無照鑑西江之定叟泰荆南之鐵印權冀北之指堂月號爲一時麟鳳咸集輪下幻住之名藉藉于四方矣又明年壬寅松江瞿霆發延主天目山大覺正等

禪寺國師不俟終日避走南徐而向之相從者皆水流雲散唯絕際中玉亭立二師素掌庵政相守于寥寞之濱自時厥後二師復入寂立之徒湛源止止之徒用庵照補苴鏤漏而思繼承爲尤謹元季兵亂一日蕩爲塵埃而不可致詰矣用庵日憂之圖爲興建之計僅四十年皆次第就緒而復國師舊觀實國朝洪武戊申之春也庭曲之碑久未有刻文會濂朝京師道過吳中用庵以記爲請濂聞國師之道東行三韓南及六詔西連印度北極龍沙莫不躡屩擔簦咨決法要然其心未嘗自以爲足屢却名山而不

居飄蕩窮崖孤洲之上誅茅結廬在在以幻住名之
其故何耶蓋謂主持宗教必無上大道必夙植福緣
必明智通變具是三者然後可其意誠有所激欲以
身捍大法俾之去澆而還淳也用庵思祖武是繩木
茹澗飲夙夜究明本心其亦可謂無忝于國師孫曾
者乎嗟夫諸法固幻也而住者亦幻也知住者之非
住始知幻而非幻也幻而非幻則如幻三昧在焉雖
然非幻亦幻也是爲記

蘭溪法海精舍記

義烏伏龍山有大浮屠曰千巖禪師長公以高峯之

孫中峰之子表樹法幢倡明教外別傳之旨非惟中
夏學徒海赴雲蒸遠而龍荒蠻甸弁韓巴剌之人莫
不持薌膜拜咨決疑情而其上首弟子既皆于道有
證各構蘭若分續化機大江南北往往有焉若今有
源師所建法海精舍亦其一也有源名允清金華人
淳熙丞相王魯公諸孫蚤嘗受經石門剛公元至正
辛巳繼往千巖座下得度爲大僧晉神禪觀脅不濡
席者十年一旦入室機鋒相撐觸電撒颺揚莫窮涯
際千巖欣然領之乃屬其出游閩浙江淮間以求印
可有源所見諸師了不異千巖時退隱故山文彩自

露尋以郡守之聘出世衢之子湖安國禪寺遷信之王山興教禪寺百廢具興皆有光于前人國朝吳元年丁未飛錫蘭溪之龍巖樂其山縈川迴風氣襲藏乃歎曰吾知宮宅地形之術蓋有年矣察其祥徵無有弗驗者如此靈壤可不開般若之場乎遂卽南洲建法海精舍一區越三載乃成後聳傑閣中峙寶殿前敞高閣兩序衆寮映翼左右有源徵予爲之記予年踰七十凡索文者皆峻斥見有源素髮垂領道貌淵雅語言惻惻無華不覺心許之因爲敷坐而倡言曰法界有情種種顛倒執妄爲真四大假合如水

上沫聚散無定強指爲身六塵綠影如火中燄起滅弗停堅認爲心隨因成果墮入諸趣出此入彼類風轉輪大覺聖人起哀憐心廣說三乘十二分教使其照知本來真心廣大靈智無物不含無理弗攝心佛衆生三無差別本來真心圓滿空寂周徧百界不動纖塵惟寂智用合三爲一人能有所悟入始能了空障執直超無上菩提然非因像生敬因敬生悟思求脫離如無舟筏欲濟大河無有是處古之導師方便設化廣闢精廬爲之棲止嚴事像變爲之瞻視潔清香華爲之供養皆使其華妄趨真了此身心而已今

有源灼見于斯取則前古鞠明究曠孜孜弗懈亦可
謂度越人人者矣雖然此實人天小果之因耳或具
大乘器者來游來止當知萬法本空一塵不立大光
普照涉入無礙無佛道可悟無衆生可度洪纖高下
草木走飛色色形形紛紜舛錯皆吾一實境界樓觀
云乎哉修證云乎哉嗚呼教外別傳之道廣矣大矣
又當從此而參之精舍之建其用錢餼工動以千百
計茲不詳書而獨舉身心之要爲言者財輕而法重
也

仁和圓應庵記

杭之仁和去城東五里所有浮屠庵曰圓應乃雪庵
禪師之所築也其地當元季爲戰鬪之區莽無居人
及歸職方而後遺民稍集往往往好勇嗜利屠羊豕以
成肆師惻然憫之托鉢行化有褚道真與金鄉者首
迎禮之先是道真之家人夢異僧至其廬倡偈爲贈
及見師容貌服飾儼然與夢中不殊道真卽言之于
衆翕然從化遂與薌日乞食饋師且請于右族胡國
材共建精舍一區葉氏婦聞之捐地爲基以尺計者
縱袤若干橫延若干于是道真因之鳩工前敞修門
中峙佛殿後聳堂宇翼以兩廡而外則垣墉四周庀

事于洪武甲寅春二月甲子至秋七月某甲子遽訖功焉屋以間計者二十粟以斛計者一百工以日計者五百師欲垂示後人乃不遠千里介予學子童徽來請記予竊疑之當兵戈始息創殘猶未起何暇從事于佛乎縱師言之而疇將聽之徽曰不然師之事則有異于人者師本辨章寶寶公之子生有異徵年十五慨然慕道思以善法度人往依帝師法子朵兒班大師薙落爲僧遂杖錫南游徧參閩浙諸尊宿得法于伏龍山千巖長公去棲越之范蠡岩岩有虎一夕避去師初不知書靜定之久發爲頌贊自然與道

合以是之故人愈趨之而庵成無難者予因歎曰人苦無志耳果能以善導人而人訖不化之豈惟浮屠氏哉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爲有爲縱有福報亦人天小果耳其中必有無爲之道存所謂無爲之道者無小無大無內無外無成無壞無欠無餘不爲諸佛而有所增不爲凡夫而有所減淵默不言而聲如雷霆凝定未起而身徧沙界是則所謂圓應者也一庵云乎哉惟師能契事理之不二者必知予言爲有據徽歸尚以是語之師舊名亭羅帖木兒今改可傳字無授高昌人雪庵乃其徒所號蓋尊之也

浦陽栖靜精舍記

浦江縣東十五里其地曰花山地勢夷曠宜學佛者居之元至正己亥同縣淨住院沙門明叟昌公與其弟子無聞聰公卓錫于茲晝夜以禪寂爲務庚子建演法堂成辛丑佛閣成壬寅大佛寶殿成三門兩序庖庫像設以次咸具皆二公之締構而諸徒智觀如玢處仁行滿竭力佐佑始克告完于是置山林田園各若干畝用給薪米之費定爲成規使甲乙相傳戒勿血食醪飲違佛大禁鷄鳴而起日入而息炳香梵唄以祝釐報上不敢怠違昌公遂名之曰栖靜精

舍云初千巖禪師長公說法義烏伏龍山昌公實往咨叩禪師憫其求道懇切示以禪要昌公遵行甚力逮夫功至心空一旦無疾辭衆而說偈云生本非生滅亦無滅撒手便行虛空片月說已端坐而逝時國朝洪武丙辰十月三日也昌公旣順寂聰公繼之弗懈益虔深懼來者不知植業之艱勤來徵予文爲記俾嗣葺之以致悠久予游宦南京二十年今始納祿而歸州里之事皆若無聞之每見白麟溪隱者鄭源談昌公之制行甚峻而左溪曰師亦備道聰公護戒絕謹因不讓而爲之言曰佛之妙法如芬陀利華

雖生于水不著于水清淨自然無所染汚故契經有云于身無所取于修無所著于法無所住所以然者蓋恐墮于有漏之因也然而根有勝劣功有偏圓未可一軌齊之初機之士必假法像以攝籠執積久馴熟至于心法兩忘始爲得之不宜遽謂崇建塔廟之爲非也從有漏以至無漏法門次第豈不粲然可徵者乎昌公之建立于初棲禪靜寂洞徹心源談笑去來曾無晉礙此又非明效大驗乎嗣守之者宜鑑昌公之所證毋廢其舊規毋隳其成事缺則補而葺之弊則更而新之庶幾不墜前人之志可以入菩提之

門而超煩惱之海矣乎昔我大雄世尊以聖賢天人修行住處付囑星宿天龍藥叉大鬼神等分布守護故凡佛刹之所營創幽明之際必有尸之者矣豈曰偶然之故哉不惟僧伽之徒當繼承惟謹世之宰官及賢士大夫多實長者亦思因果之不昧相與護持之使其永勿壞可也是爲記

浦陽善應精舍記

大德十一年

我大雄氏說法度生凡其住處衆所依止以是因緣成大蘭若象教東漸遂建道場湧殿飛樓在在而是其中亦有折一莖草挿標立壇作佛事者小大雖殊

及其籍是明自心性如指指月指有短長因指見月
了無有異浦陽山中有一沙門號曰景岑發大弘願
自無始劫以迄于今或神或天或阿須倫泥黎旁生
并諸鬼趣隨業所感輪轉不息所以者何爲貪欲故
貪故不捨不捨故有我今思惟咸悉棄去構爲梵居
見者聞者皆大懽喜輪田荐貝奔走承事大德乙巳
迫于丁未凡三暑寒以潰于成殿庭靚飭門廡峻整
中像大士踏寶蓮花真珠瓔珞微妙莊嚴旁繪天王
暨龍神衆各執器械呵護正法雖悍男子叫喚瞋突
衆怖畏者來入是室俛首作禮五體投地比諸道場

與折草者無小無大同一應感我聞如來真實境界
無佛菩薩亦無衆生凡所有者皆是空假如摩尼珠
日光所照五色燦爛謂生於珠非日則隱謂出於日
光因珠見畢竟二者和合而成根塵互入亦復如是
真如妙性本自空寂一物則無況茲室廬盡涉虛幻
有無之相在剎那頃豈若心境兩捨不有寂用常如
然後出世布大法雲震大法雷澍大法雨俾諸根莖
悉獲沾潤是則無真如來遺教若乃執著有漏因果
被伽黎衣作塵勞事如蝨蟻者愈重愈困要求解脫
無有是處我今復欲廣宣此義而說偈言我觀自身

相四大所假合自頂下至踵種種非真實一旦四大
離我復在何處我身且不有何況身外物縱彼金銀
寶珊瑚及琥珀玻璃瑪瑙等聚如須彌山於已不相
涉衆生苦愚癡執著以爲命求之不憚遠或入鉅山
中逢著諸猛獸或泛大洋海黑風飄船舫流入羅刹
國軀命不能保此以何因緣蓋爲貪欲故由貪漸滋
蔓業障永不淨我今建梵居皈依大悲父旛蓋及床
座一一盡莊嚴籍是象教力欲捨諸所有所有既空
故空空亦無有譬如大圓鏡中放無量光不去亦不
來不內亦不外如如屹不動隨物悉現形苟涉世間
相執此有漏因何以能出離汝等比丘衆當識我所
說於一刹那間悟此無上道

金華安化院記

金華安化院在縣東二十里舊號安國宋治平二年
更今名嵩頭陀法師所立道場稽諸傳記法師名達
摩西域人梁天監十七年自金陵携鐵魚磬來烏傷
之香山尋于龍腋置寺普通元年南行經余山江水
大溢法師張蓋水中亂流而濟至稽亭塘發善慧大
士神蹟創伽藍于來山已而西入金華建龍盤寺以
及今院後入減于龍丘資政殿學士洪文安公作郡

志時既失于蒐輯不載院之緣起而復謂法師以吳赤烏二年實建龍盤夫赤烏二年係已未歲天監十七年則戊戌也凡歷二百八十年當是時法師之齒又不知其幾矣何其壽耶他不足徵者蓋可知已院既多歷年所其佛菩薩護法天神諸像乃唐貞觀元年所雕宋慶曆三年重加藻繪國朝洪武十年冬十月郡之善士唐良胡貞及比丘宣政各飾其一悉塗以黃金良又勸聚郡力以畢其餘其釋迦寶殿舊構于宋淳熙三年歲久弊壞元至正十七年冬十二月住持元厚新之其潮音堂至正四年冬十二月主

僧宗旨作之其七佛殿建于太定三年秋七月三解脫門造于至正元年秋九月皆住山祖良成之其兩廡仍宋德祐元年之舊庫院復營于元延祐元年冬十一月則諸僧捐資之所致也精進沙門彌堅今已甲乙嗣補其處念院故無碑碣不詢謀于衆命其徒永琇齊賢詣青蘿山中徵文以爲記濂聞之西域之僧來中夏者自攝摩騰竺法蘭之後代不絕人往往以宣譯教相建置梵宇爲急如法師者亦其一人也菩提達摩之來在普通二年正與法師同時雖曰絕去文字以矯末流之弊而其理行貳人固兼取籍教

悟宗之言奈何後世岐而二之禪則直究心源以文句爲支離教則循序進修以觀空爲虛妄互相訾謗去道逾遠然以密意言之依性說相非息妄修心者乎破相顯性非泯絕無寄者乎以顯示言之真心卽性非顯明心性者乎軌轍雖若稍殊究其歸極則一而已奈何後世岐而二之此濂之于法師不能無所感也斯院乃法師肇立歷代嗣守遺緒隨成至保雕像于七百餘年之久外籍勝因內修覺觀理事雙至不卽不離其于達摩氏之道固未始有異也嗚呼希矣是尚可與俗人言哉濂嘗過院中見二豫章圍可

十五尺許鬱鬱然如車蓋屹立于門氣象森邃不問知其爲古招提矧居是者多樂善好施而永琇等又頗注意禪教不敢墮于一偏有足嘉者故勉從其請而發吾之所感授之以文非惟補郡志之闕緇素讀之必有蹶然而興起者

金華清隱禪林記

清隱禪林在婺城西三里所禪林而謂之清隱者何昔者郡人士劉主簿嶠嘗隱居于此嶠字子淵事親極孝家雖貧力學聚徒以養非道義鎔錙不取輩門士鉶怡愉如也老于場屋一試吏而止風節行義翕

然爲邦人所稱說齋先生唐公仲友父子王莊敏公
師心尤敬慕之宋淳熙初文閣侍制南澗韓公元吉
來守婺訪主簿君子隱所愛其林壑幽清而汲甚遠
爲鑿井竹間名之曰君子泉泉至今猶存後一百七
十餘年爲元之至正壬辰有大比丘蘭室馨公既得
法于千巖長禪師乃與同袍古道猷公飛錫而來欲
建禪林說法度生于是月溪壽公聞二師之賢詣前
作禮亟捐茲地以爲之基而里中樂善者曰章壽之
倡衆聚貲爲建殿宇及雕飾諸佛尊像已而棲僧之
堂會食之所與夫門廡庖庫諸室次第告完皆二師

同心化導之所致而名之曰清隱者蓋不忘其故云
當是時五山十刹鐘魚絕響游方之士至無憇足之
所君子爲之慨焉永歎惟禪林僻處斗隅往來者憧
憧弗絕靡所不容多或一二十指皆使其忘行役之
勞飲香積之味是誠何理哉蓋二師以誠感人以勤
率物故施者川至而日用不匱也予聞佛說毘奈耶
律云父母于子有大勞苦護持長養資以乳哺假使
一肩持父一肩持母亦未足報父母恩由是觀之大
雄氏言孝蓋與吾儒不異夫名區勝地世豈無之二
師不彼卽而來卓錫於茲誠欲表主簿君之高風而

以孝道化度衆生庶幾弗悖如來說律之本旨也嗚呼賢哉圓頂方袍之士入斯林者談空說有之餘尚思感發奮勵有以念其親可也蘭室旣已示寂古道今主持其事堅苦清峻爲四衆所傾慕云

金華永寧禪庵記

金華縣東五十五里有一土阜延袤數里餘曰羅漢山先是宋元豐間里之善士鄭君克允與其弟克明于其地冶鐵鑄阿羅漢像五百一十有八山因是而得名像今猶在西巖石佛寺克允則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剛中之大曾父也二百餘年之後有楊氏子

名允真者居于山側與其室人王氏本淨尊禮大雄氏之道同往烏傷伏龍山謁千巖禪師入室弟子蘭室馨公受大乘三聚淨戒凝神入空以縛禪爲事一夕夢異僧若來自西域者告曰汝宜于羅漢山建永寧庵以修學禪定覺而異之卽其地經行見其坡陀演迤氣象夷曠遂欣然入念慮銖積寸累構佛廬三楹間中塑觀音大士率冠嬰珞寶相殊勝時則正戊戌之春也樂善之徒捐山若園五十畝奉之允真手植青松蔚乎成林而庫樓西廡俱先後就緒諸什器百需之物亦莫不備給持瓶錫而來過者日暮塗

遠一時一憇神靈之區應真之所示現夫豈偶然必有龍鬼晝夜護持使般若之種孽芽其間亦其勢使焉允真欲爲久圖請予文勒石俾世世擇異姓有善行者主之而楊氏之族人不與也予聞神所必至也羅漢之山昔嘗產鐵鄭君兄弟命金工鼓鑄諸像像成而鐵已竭協氣充牣祥光未散禪菴之建實符嘉應宜乎允真之成此不難也然而造者不難而繼者爲難嗣主其席者尚思允真之勞勩一椽片瓦視之不翅寶璐庶幾繩繩相傳至永久而弗墜苟或不然則夫真報之慘具諸載籍予何忍言之讀斯文者尚

知所自警哉允真字無識散實而無爲最爲近道父曰天祐母姓金氏云

寶蓋山實際禪居記

衢之龍游縣北三十五里有山曰寶蓋川媚山明而林樾鬱蒼儼與靈區奧壤相埒然僻處下邑無有啓其闕者初盧江有沙門良亮治父山實際禪寺無用聰公之弟子也沙門年既壯出遊叢林歷叩諸師久未能證入聞千巖禪師長公說法于婺之義烏伏龍山亟往見之禪師普應國師本公之嫡子門庭浩蕩俊衲雲擁見沙門爲人誠慤可與進修時加警策之

已而命司藏鑰使日閱經律論玄文久之陞居第一座禪師間謂沙門曰如真性迥出根塵祥光發現照燭乾坤非有絕念之深功不能超出死生而入常寂之場子盍縛茅于重山密林而究明之乎沙門躍然以喜卽日下山選地以居之至正丁酉春行至今所倚仰四顧有以愜其志遂駐錫焉遐邇嚮慕奔趨恐後富者捐資貧者効力伐石于巖輪材于林梓人運斤獲夫薦朽不戒而集猶務其私僅四三年功卽就緒法堂三楹間成未幾釋迦殿又成其楹間如法堂之數中設三世如來之像左右翼以天王皆用黃

金塗之兼之床座華簪及凡供具清淨嚴肅觀者起敬庫院僧室之在東西又如佛殿之數兩廡揆之則溢其五別敞小門樓以爲出入之地徑術曲折而蓮花池品列于前四圍有水環之蓋一倣伽藍之制沙門因出實際遂以名其禪居云惟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人徒見中國九州能嚴奉之殊不知西南之諸國如呵羅單于陀利之屬以道里計近或數千遠且二三萬餘而尊崇爲尤至國君相祝常以世尊如來稱之則其他槩可知也此姑置之勿論又自西方言之自中國歷十萬里至五印度從五印

度以西又越大海二重始抵西入之境道塗比前奚
翅數倍其所歷城郭人民繁衍富麗又百倍于中國
其地唯知有佛教而已餘皆無有也至于巷談里語
一舉佛言以爲法戒稍有不信而妄行者衆共棄之
以此而觀若東若北莫不皆然是故鄭漁仲有云佛
之書徧布天下而儒家之言不越于跋提河蓋有以
也然乃史傳所載及東伐西使親擊者之所言咸屬
南閩浮提南閩浮提則妙高山四隅之一爾經言百
億日月百億妙高山皆漸佛教則又非管窺蠡測之
所敢知也或者則曰佛書多取譬之言果可盡徵乎

曰吾儒亦有之也騶衍謂天下有九九州而一九州
則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則有大
瀛海環其外乃天地際焉禹之所序中國九州其
于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豈獨佛書言之哉余嘗
惡夫淺見狹聞之士不足以語大方類夫營寧生人
身中游泳腸胃自謂江河之廣周流府藏自詫萬里
之遠不知身外之境初無涯涘也所以輕于論議迂
固僻陋聞者爲之失笑其不智也亦甚矣今因沙門
請記余故特一言之使入此禪居者讀吾之文又有
以知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則嚴奉之

心逾堅嚴奉之心逾堅則將世世嗣而葺之俾不墜
壞庶有以副沙門之所願欲若但紀其興起歲月稍
涉文學者人人能爲之又奚假于余哉沙門號西山
精進入道至老猶不懈云

栖雲室記

中峰本禪師結廬姑蘇城西以爲禪定之室翰林學
士趙文敏公書其扁曰栖雲迨今數十年中峰卒而
廬亦頽壞中峰之孫用庵照師作新室于故址復取
故名揭之而屬予以記余笑曰師其欺予乎哉今之
廬非昔時之所築也今之人又非中峰也而猶曰栖

雲何哉室廬之壽以百年計人之壽以數十歲計禦
燥濕閱寒暑屹乎有不傾之勢毅然有不亡之意今
欲求而見之且不可得矣彼雲者起滅萬狀不可斯
須審視奚爲而久棲此室哉文敏公取以爲名固異
矣師取而重揭之又異也余復以言文之不亦甚異
乎雖然自其易化者觀之則天地曾無殊于水中之
漚自其可久者觀之流電之光可使比于歲月自其
有形者觀之泰山可以齊于毫芒自其無形者觀之
一髮可以擬于嵩華久速巨細者跡也有跡者固不
足恃以不壞不可以巨細久速論者道也斯道也何

間于古今新故之分哉然則安知今之廬異于昔時之所築今之人異于昔之人哉而雲也安往而不在乎嘗試與師登姑蘇之臺而覽古今之變三吳之間崇臺廣榭涼亭煥館敷金碧而玳瑁瑤極人力而窮物狀者何可勝數蓋有歌舞未畢而號泣繼之車馬陳于庭而狐兔已游于寢席矣彼之富麗竒瑰苟與栖雲之室絜量大小何啻岡阜之于沙塵今彼皆不復得守而此猶能新其棟宇而不廢何耶蓋無道以保身者雖富麗不能久存而有道之士身三而名立固不隨世以爲變遷也吾坐乎斯瞑目而思之充乎室皆雲也皆中峰也入吾耳而接吾目者皆道也中峰之徒苟有志于道孰不可爲中峰哉尚何取于區區之故名也乎師近道者盍以吾言求之

松隱庵記

唯庵然禪師有道之士也嘗謁石室琪公于霞霧山公告之曰子去我而求憇息之所其必松江之華亭乎華亭民富而趨善富則樂于施與趨善則可化以吾佛之道其必有以處子矣書松隱二字授之以行師如其言至華亭郛滙之陽止焉郛滙者去華亭三十里赤松溪之所注也前有查山後有九峰皆先哲

示化之地師憶懸記遂結茅而居其中里人吳某聞之捐金帛割土地之籍來上願師止勿去遐邇相繼輦石與土壘滙增址以相其役而金彭邵三氏以創建爲已任始工于元至正壬辰越二年甲午而佛有殿僧有堂充而爲門夾而爲廡凡日用之所宜有者皆具取石室所書名之曰松隱庵師恐歲月滋久無知庵之始末者命其徒慧開同淨慈藏史可傳請文而刻之夫天下之民未有與人以物而不求報者爭尺布銖金多至相毆詈戕害雖親戚不復顧念至見釋氏之徒獻所有捨所愛累千萬不敢斬者其故何

哉蓋我大雄氏以慈悲方便攝受羣迷慧力足以破貪法智足以祛惑故人樂而趨之庶幾期于安息而真顯乎或者不知徒謂釋氏能以禍福鉗制人故有所翼而爲之嗚呼是何待釋氏之至淺哉然余有一言焉今之細民竭三時之力欲其室廬之完饘粥之充而不可得釋氏之徒皆坐而享之苟不力求其道無忝于大雄氏之教則因果之數然者甚可懼也有若師者無求于民而民自赴之其道蓋有度越于人者矣承已成之業者多怠而不知自修故諱其辭以告後之人豈非師之所願乎師松江人少祝髮于無

用貴公中謁千巖長公于聖壽寺遂傳其道後嗣主其席刺血寫經天花氎氎滿庭云

叢桂樓記

叢桂樓在杭天龍寺之左偏王僧大道禪師作之大道諱善平越漁浦人初受業寺之慶菴吉公尋升天目山問道于普應國師已而來歸憫天龍之廢且久也惟然有興復之志時瓦礫荆棘散漫左右幾無所容足而大道索無錙銖獨操一鉢日走市中得食昇歸以食衆工得錢以易材木金石百用之具不四三年而佛殿三門兩廡皆成四方學徒之來者皆仰以

食于是復以其餘作斯樓左丞周伯琦以叢桂扁之既而大道以至正辛卯七月十一日示寂其徒奉全身瘞諸樓右而建塔其上且請用菴禪師述其故屬余以記斯樓樓乃大道憇息之所將以致其思焉而余獨感大道之立志堅而成功速也今夫有威力以使人者莫過乎有司有貨財以使人者莫過乎富室然其有所興作皆聚衆謀役羣力而爲之猶且磨以歲月多者數十年少者十餘年而後成今大道累然一僧非有貨財威力之可使人獨用口舌化導市井之民取其財與力以爲已用成宏偉勝大之功若

易易焉者雖曰佛氏之教足以動人之信聽然非大道之有志不能也蓋人惟患無志有志矣患守之不堅有志而能堅事無不可爲者況一寺乎余嘗病有志者之寡而于大道深有感焉嗚呼後之居斯樓者孰非大道之倫哉讀余言而思大道之爲人則斯樓與斯寺不廢矣請記者曰圓淨圓如皆彬彬雅飭有志于禪觀者今居斯樓云

松風閣記

夫風者天地之噫氣然則生生者誰哉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也當其萬竅怒號前者唱于而

隨者唱喁咸物之自取也庭宇之松蒼髯奮傑于晨露夕月之中遇鮮飈過之冷冷然如鸞鳳之鳴如琴瑟之音昔者陶隱居恒樂之後世幽人狷士又從而效之或取以名其室焉方外恬師靜庵來徵所謂松風閣記予請極其變者而言之可乎始風之未生也歛神功于寂默之中昏昏冥冥萬象雖具不見其跡天機一動隨品物以流形大海遇之重波復浪一瀉萬里千山逢之鱗甲掀動笙鏞間作經簷蔔之林則郁烈酣潤清芬之襲人入鮑魚之肆則腥穢逆鼻觸之而噦嘔如此者不可以一二數苟獨指松而爲言

非所以極風之變者也然其變者豈皆有繫于風之
動哉先覺有云風性本靜以緣起故動儻其性本動
則寧有靜時是則物各有以自取也且以吾心言之
大用繁興之時怒氣熾然如霆奔火烈喜色熙然如
霧廓霞舒興哀則千人實涕鼓勇則萬夫莫敵皆此
一心之變也然心果有變乎心無變其所變者緣爾
故當本體澄湛之際無物不有而無一物之留以近
取譬所謂生之者靜之體而應之者動之用豈非然
歟予家浦陽大山中青松羅垣舍之北南明月之夜
白露初零默然出坐庭際松聲到耳乍大乍小或亟

或徐中心頗樂之方知隱居酷愛之者良有以也自
松聲而推之世間之聲萬變不齊雖不可勝窮其道
亦不外是矣嘗一滴之賦而知滄海之性窺寸隙之
光而見日輪之體又何以紛紜爲哉恬師學佛之流
故予極其變而告之須知變之中而有不變者存不
變者何前所謂心者是也心無體段無方所無古今
無起滅三世諸佛不見其有餘河沙凡夫不見其不
足恬師能索之于此焉則松風朝夕所演無非大乘
微妙之法隱居惡足以語此哉閣在越之耶溪上季
蘅若公之所建者因得徑山範公所書松風二大字

遂揭以爲名予謂徑山古之名德其字不可褻玩宜別求善書者易之旣告之故復爲記其事如右其詳則見天竺法師道公所爲文其妙無以加矣予何言哉

冲默齋記

保寧禪師以冲默號其齋居來徵予記予按字書冲者虚也默者靜也卽佛氏空寂之義也惟其冲也故默則冲爲體而默爲用惟其默也故冲則默爲本而冲爲末二者之理恒若相因未有默而不冲冲而不原于默者也夫太虚寥廓縱橫自如陽運陰行真宰

不動此兩間之冲默也自無生有從有入無外雖紛紜中實有定此萬象之冲默也靈光洞然出入無礙諸緣自忘大用常寂此一心之冲默也我念不生法從何起生滅本空而況于法此諸法之冲默也冲默之義大矣哉嗚呼有情之類亦云夥矣奈何營營逐妄擾擾迷真竭晝夜而實其所無反覆膠滯不求脫離是不知有冲者也風性所激運轉不停歛焉凝水條焉焦火十二時中無一息少寧是不知有默者也非大覺真人出而救之將何所底止乎然而妙明真性不涉三際元自冲虛本由默靜無所不容無所不

具因無所不容故萬有歷然而未嘗有窒于虛因無所不具故羣動森然而未嘗有離于靜靜故非動動亦靜也虛固非實實亦虛也冲乎默乎其造道之樞要乎彼李伯陽所謂致虛極守靜焉者若近乎冲默而涉乎有爲也韋應物所謂隱拙在冲默者欲藉是處世以保和爲冲寡言爲默者也而非其至者也然則何以爲至乎必也入不二之門而後真知默也真知默者則無所事乎冲也禪師汲汲求法者也嘗揭冲默以自勵故爲略疏體用本末而言之然亦未嘗有所言也禪師名覺慧字敏機吳興人出世嘉興之

禪符近從四輩之請分座說法于大天界寺尋主保寧禪刹蓋有志之士也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五終

丹陽居士賀學仁男賀煥賀玠賀焜施費共刻護法錄第五卷計字一萬七千一百五十箇該銀入兩五錢七分五厘

桐城釋在定對句容潘省耕書吳文輝刻

天啓辛酉元年夏四月徑山化城寺識

宋文憲公讀法錄卷第五終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六

皇明金華宋濂著

雲棲株宏輯

虞山錢謙益訂

序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金剛般若經世尊第四時所說中夏六經互有不同
唯童壽本詳略適中甚得義趣名僧達賢箋之者以
慮千餘家唯天親無著二論師探索微隱不失說經
本意無著以一十八住爲義天親以二十七疑爲宗

發明理觀事行之詳破一切執斷一切疑至于智鏡
相卽能所俱妙三觀之圓融三諦之冥泯卽一而三
卽三而一蓋有不可思議者矣其經之至中夏殆將
千年或顯或晦各繫其時若論遭逢之盛則未有如
今日者也欽惟 皇帝陛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欲
使感發自新一歸至化嘗以三界大師行深願重其
利濟羣生爲甚急演說言教雖多而金剛經專言住
修降伏與心經楞伽二經大旨略同其舉揚心學最
切乃 詔天界禪師季潭泐公會江南禪教有學諸
師參用古註而定其說于是季潭與演福法師大璞

玘公同加箋釋且懼二論師文旨玄奧學者未能卒
曉因據二十七疑而革蕭統分第之陋仍推問答深
意而究脈絡之貫通務令明白簡切而免纏繞支離
之患旣成諸師重加校訂始入奏於 華蓋殿 皇
上覽而可之 勅同新箋二經鋏梓流通季潭貽書
俾濂序其事濂以昏耄爲辭雙林住持南翁凱公復
來請之甚力乃爲言曰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
出現於世無非覺悟羣迷出離苦輪 中國聖人受
天眷命爲億兆生民主無非化民成俗而躋於仁壽
之域前聖後聖其揆一也金剛經凡五千八百二十

四言揭之篇端從長老須菩提以至菩薩但應如所
教住不過三百九十六耳三問三答之間其大體咸
具已無餘蘊矣而乃躡前語跡斷後疑情展轉滋多
直至二十有七方止其諄諄善誘欲啓人信解者爲
何如哉 皇上自臨御以來宵衣旰食勵精圖治禮
樂形政燦然備舉所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
宜以左右民者旣無所不用其極今又彰明內典以
資化導唯恐一夫不獲其所其設心措慮實與諸佛
同一慈憫有情所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於戲盛哉
濂幼齡時輒讀金剛感應傳見其所紀神異事甚衆
然皆持誦精誠之所格持誦猶爾況通其義趣者乎
又況逢性相二空而歸於一實境界者乎殊盛之利
誠未易窺測也誦是經者宜思 皇上之大德孳孳
焉以進道爲念斯可也不然則天龍鬼神實鑒臨之
可不畏哉

新刻楞伽經序

洪武十年秋九月丙子朔濂朝 京師冬十有一月
丙申入辭將還山時 皇上御武樓下顧濂言曰卿
言楞伽爲達摩氏印心之經朕取而閱之信然人至
難持者心也觸物而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氷集

火經言操存制伏之道實與儒家言不異使諸侯卿
大夫咸知此縱未能上齊佛智其禁邪思絕貪欲
其不胥爲賢人君子之歸濂謹對曰誠如 聖諭第
其文學簡古義趣淵微宋臣蘇軾頗嘗患其難讀耳
上曰此書生纏蔽文義之過也朕於宮中略覽數過
已悉領其大旨卽 勅奉御取經示濂且點誦曰如
佛語心品第一卷所言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
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住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
滅及相滅此三相者最爲微隱唯佛能究言之第四
卷所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二邊先身轉

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此言六度
萬行互相融攝成菩提分皆由般若成立尤爲深切
般若心經若金剛般若經皆心學所繫不可不講習
也言已 上復口解心經數章 睿識神見皆超出
乎常倫於是賜食禁中而退又明日戊戌考功監臣
某奉 旨於大天界寺俾天下諸浮屠咸讀三經
命旣下育王禪師崇裕靈承 德意孳孳如弗及且
以二經世已盛行獨楞伽見者殊寡乃購求雷庵受
公集註鏤版而行之徵濂爲其題辭惟我釋迦如來
五時說法而此楞伽實與維摩思益楞嚴三昧金光

明勝鬘等經皆在第三方等時所說疏經之家謂以楞伽爲各實相爲體佛語心爲宗自覺聖智爲用經凡一百五十一品茲所存者特其一爾其言幽眇精深誠爲攝心樞要之書也欽惟皇上以生知之聖一觀輒悟詔天下諸浮屠是習是講將使真乘之教與王化並行治心繕性遠惡而趣善斯心也卽如來極度羣生之心也何其盛哉禪師敬恭明詔罔敢怠遑日以流通爲務亦可謂之賢矣爲沙門之學者宜受而持之庶幾上報寵恩而不負靈山之付屬濂故備著天語之詳于篇首使讀者各有所警

發焉

新注楞伽經後序

皇帝旣御寶歷丕弘儒典參用佛乘以化成天下且以般若心經及金剛楞伽二經發明心學實爲迷途之日月苦海之舟航乃洪武十年冬十月詔天界禪師臣宗泐演福法師臣如玘重加箋釋明年春三月心經金剛經新注成已徹睿覽秋七月楞伽注又成上御西華樓宗泐如玘同侍從之臣投進上覽已悅曰此經之注誠爲精確可流布海內使學者講習焉宗泐卽奉詔鐫梓於京師天界禪林如

玘還杭之演福私念與宗泐同被 上旨豈宜以天
界爲拘乃刻二經於演福獨楞伽卷帙浩繁未遂厥
志蚤夜以爲憂淨慈禪師臣夷簡乃爲撰疏勸諸同
袍暨樂善者助成之起手於又明年夏五月至冬十
一月訖功費錢三千緡云惟楞伽一經具藏通別圓
四教大旨所以斥小乘之偏破邪見之惑無非欲顯
圓宗自覺正智而已第其文辭古奧讀者殊未易曉
東都沙門寶巨嘗爲之訓詁援據雖若該博而于經
意多邈然不相入胥臺雷庵受公徒襲寶巨之緒論
自不能伸一喙二者咸無取焉唯栢庭法師善月依

天台教旨著爲通義覓然絕出常倫苟以經文顯白
者正之亦未免有遺憾他尚何望哉如玘以辨博無
礙之智游戲毘盧藏海台衡之書無不融攝故其論
著雖有徵于栢庭反覆參驗務不失如來說經本意
宗泐又能裁度旨趣約繁辭而歸精當遂使數百載
疑文奧義煥然明暢誠亦可謂靈承 皇上嘉惠蒸
民之意弘昭大覺立教度人之方者矣嗚呼佛之大
法惟 帝王長興之宗師能傳之今一旦遭逢如此
之盛讀是經者小則當思遠惡而遷善大則當思明
心而見性庶不負 聖天子之大德哉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集註題辭

大雄氏所說阿跋多羅寶經凡經三譯其四卷者宋元嘉中中印度求那跋陀羅也其十卷者後魏延昌中北印度菩提流支也迨至于唐實叉難陀來自于闐復以跋陀之譯未弘流支之義多舛與僧復禮重翻爲七卷則久視初也於是判教諸師提綱挈領李通玄則以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爲言智覺延壽則以實相佛語心自覺聖智爲言一則因理以顯事一則從事以推理理事兼究則經之奧義無餘蘊矣然自菩提達摩東來震旦謂此經四卷可以印心遂

授其徒慧可故宗禪定者世受其說而其文辭簡嚴卒未易通所以傳之者寢微至宋張文定公方平見于南譙悟其爲前身所書乃以錢三十萬屬蘇文忠公軾印施江淮間蘇公親爲書之且記其事自是流布漸廣雷庵禪師正受病句讀之難通也與同袍智燈據跋陀之本而參以魏唐二譯原其異同歷疏于經文之下復稽唐註古本暨宋僧寶巨闍士楊彥國之說而折衷之凡經綸疏錄有涉于經者亦摭其精華附焉名之曰楞伽寶經集註自慶元乙卯之三月至丙辰之四月始克就緒其用心可謂勤矣且如來

說經不卽語言不離語言矧此楞伽實詮圓頓八識
洞然號如來藏大一無外小入無內本性全真卽成
智用觀身實相與淨名同若彼二乘滅識趣寂譬如
迷人忘已之頭狂走呼號別求首領此乃諸佛心地
法門不假修證現前成佛禪宗之要蓋莫切於此矣
或者則曰西來之宗一文不設若謂初祖持此印心
非愚則惑子不聞達觀穎公之言乎曰不然也佛法
隨世以爲教當達摩時衆生滯相離心故入義學者
悉斥去之達觀之言猶達摩之意也苟不察其救弊
微權而據以爲實則禪那乃六度之一先佛所指持

戒爲禪定智慧之本者還可廢乎雷庵之註其有功
於禪宗甚大非上根宿智不知予言之爲當也此經
舊嘗刻板姑蘇幻住庵近毀於火天界禪師白庵金
公意欲流通乃購文梓重刻於旃檀林來徵余爲之
序予幼時頗見正平張戒集三譯之長采諸家之註
成書八卷以傳大意略同惜雷庵不及見之白庵妙
悟真乘旁通儒典爲叢林之所宗師苟求其說而補
入之則其功又豈不大於雷庵哉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文句引

實際理地不染一塵固在於心明萬事門中不離一

法必資於言解此古今之通義也昔我三界大師從兜率天化成白象冠日之精降神於維羅衛國苦行於伽闍山中得無上道成最正覺蓋憫大地衆生不知真性染纏使以成有漏逐色聲以陷諸妄汨沒成生弗能解脫於是坐寶蓮華師子之座演說無上甚深妙法開頓漸之正門垂權實之祕教其第四時廣宣諸般若經而大部般若合六百卷凡四處一十六會所說顯之以五蘊以總其綱申之以十二處以覈其變廣之以十八界以極其趣小無不該大無不統誠所謂冥衢之燈燭業海之方舟也撮其樞要實惟

心經是經凡三譯今世所傳二百五十八言者乃貞觀間三藏法師玄奘所翻攝須彌於一毫芒歛溟渤於一涓滴其神功浩浩乎不可思議是以歷代寶之如摩尼珠爲之註釋凡百十家溺教文者曲引傍喻自相疑難其失也蕪尊禪義者逐字爲訓辭荒意幻其失也鄙務高深者獨研大旨盡略微文其失也簡安淺陋者不知次序前後失倫其失也雜殊不知了空法塵聿依佛智皆不出乎是經雖法華十萬餘言華嚴四天下微塵數品廣略固殊旨義無二奈何以至精至微之典而以小德小智之見輕測真乘妄談

般若也哉如濂不敏與自壯齡頗閱三藏諸文於是不量蕪陋爲之訓解蕪者剔之鄙者雅之略者補之雜者一之裁成文句一卷總數千言宿學之士其亦何事於斯庶以便初機者爾或者則曰三千性相盡屬空名一實境界諸念不立何爲執滯於教體之間哉是不然渡巨河者必用筏以濟見明月者須假指以標若欲廢法觀空因空顯性何異采蘋於山椒而求魚於木末也不亦僣乎雖然靈光獨耀迴脫根塵體露真常不拘文字苟徒隨語生解其去一真薄伽梵地蓋益遠矣忘白馬之舊馱焚青龍之新鈔必有

蓋世人豪者興濂日望之至正元年正月朔日幅巾男子金華宋濂引

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序

沙門那道輝以其師淨慈禪師所著善財南詢華藏海因緣一卷示予先集經以備其事次作偈以釋其義不待詳分科段徧閱疏鈔而經旨瞭然自明嗚呼可謂善談雜華者已夫雜華之宗以言乎性則太虛洞然而無物以言乎相則萬象森然而駢列所謂森然者卽行布也一而萬者也所謂洞然者卽圓融也萬而一者也圓融不礙行布故一爲萬而不見其少

行布不礙圓融故萬爲一而不見其多此其大較也然而善財之見文殊根本之智已得畢乎一者也而差別之知未圓欲見乎萬者也今姑舉其略而陳之則所不舉者可推而見矣凡其所叅五十又三或順或逆或小或大或淺或深皆各有所證其登妙高峯不見德雲而于別峯相見示法普見也見善住空中變化隨念而至明法無礙也見海幢放種種光中皆有種種音勝示法無盡也見勝熱婆羅門登山投火得寂靜樂明法無怖也見自在王修學書數筭印療病建宅鍊藥及農賈等業示法工巧也見無厭足

王決囚可駭及觀宮殿皆是衆寶之所合成明法如幻也見徧行外道調伏九十六衆離諸異見示法普觀也見婆須密女身出光明照諸衆生令離貪欲明法無染也見德生童子有德童女證入大悲大智示法幻住也見大莊嚴園毗盧樓閣慈氏領諸菩薩從他方來彈指一聲樓閣門開善財卽入見一樓閣中有一切諸妙樓閣一一樓閣中皆有慈氏一一慈氏前皆有善財一一善財皆悉合掌回顧一善財之身徧入一切善財身內一切善財身皆攝歸一善財身內互徧互融互攝互入如燈鏡交光重重無盡善財

既證此一切境界莊嚴藏解脫門文殊遂舒金臂過一百一十餘城按善財頂告以法解雖已周而行未圓之故於是往見普賢在如來前一一毛孔出種種佛刹諸微妙事善財見身中交光互現一切不思議事悉皆成就嗚呼善財前之所歷者行布也後之所證者圓融也非圓融不足以見體統之全非行布不足以昭發用之盛圓融體用雙泯者也行布則因用而各顯其體者也其後之所證莫知爲之先前之所得莫知爲之後二之則非也是知盡十方刹土皆是善財盡十方刹土皆是文殊盡十方刹土皆是一大

香水海孰爲行布孰爲圓融哉苟謂其無所證入乎則于涉歷無微不探也苟謂其有所證入乎則性本圓明初無一法之可得也至矣妙矣蔑以加矣雖然經旨宏深非有識者爲之開明初機之士何自而知佛國師而下頌而釋此者凡十人禪師蓋後出而益奇者也或曰以偈釋經可乎曰如來說經長行之後必以偈重宣之善慧大士用偈釋金剛經而後世箋經家多效之何爲而不可也禪師名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人鐵關樞公入室弟子也出世溫之雅山繼主福之東禪雪峯今住持前刹云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凡六百卷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卷帙紛紜浩如烟海學者未易背之鳳城雪月大師大隱發其巧智創爲通關之法而四明演忠律師省悟重爲編定而益加精嚴其法畫十二圖用十三法二十九界八十四科爲之都凡諸圖所列或齊行或各行或單位或避位或間位或加法或鈎鎖連環或廣略不過一千言間總攝初分難信解品一百三卷無一字或違憶亦異矣先是浙水東見者甚鮮逮宋淳熙中有異僧載經行甬東暗誦弗休大姓沃承

璋以爲疑抽一二卷試之其誦如初卷且出關法以授承璋承璋乃刻板流通元至正初黃巖沙門絕璘琚公獲拾儀真歸刊雲峯證道院未幾燬於火雪山成公嘗受經于絕璘思繼前志復重刊而行之增以佛國白禪師所解名相繫諸關後使人了知義趣云惟般若尊經乃統攝世出世間色心諸法皆歸實相其功用不可思議譬如四大海水茫無邊際攝之入一毛孔無所增減而彼大海本相如故所謂舒之則大包無外卷之則小入無內者也雪月以方便智造是通關之法一彈指頃能背其經六分之一其饒益

羣生甚大雪山父子又能篤意傳布唯恐或後皆不負先佛囑累者矣雖然真覺性者中一辭不立光明殊勝洞照無礙大阿難等結集八藏諸文一一自光明中發現讀是闢者儻能於此求之則山河大地有情無情咸成文句身不待較繁簡於卷帙之間也雪山徧叅諸方嘗主藏鑰于靈隱景德禪寺其衛道之志蓋皦然云

寶積三昧集序

釋氏之書有三法藏焉曰經曰律曰論經則佛與菩薩等所說論則計賢聖僧所著唯律必佛口親宣而

非諸大弟子之得與聞也然而三藏之間統爲十二部分爲大小中三乘廣大殊勝無所不攝其文久流中國至秦而絕漢遣郎中蔡愔及秦景往使天竺受其書以歸自是譯師疊至代有所增以卷計者梁則五千四百隋則六千一百九十八唐承隋亂之後稍有廢逸開元之目則五千四十八至貞元中則又增二百七十五宋太平興國以來或翻譯或編纂或收貞元未附藏者又增七百七十五逮元有國又增二百八十六其中頗不能盡知今以千文紀之自天至遵爲號者五百八十六通爲六千二百二十九卷噫

嘻其廣矣哉學其書者茫若望洋至于皓首而不能
周覽唐僧智昇嘗編入中國歲月及譯人姓氏名曰
開元釋教錄美矣而不采其文也宋戶部尚書王古
隨其次第而釋其因緣至於佛會後先華譯同異咸
志之名曰法寶標目佳矣而弗表其義也優婆塞陳
實分門別科頗括祕詮名之曰大藏一覽近矣惜糴
之自造諸偈而又擇焉不能精也東山立庵大師崇
志頗病焉乃於延祐之初掇拾三藏英華上自三寶
流通中至天仙天標坤維人倫之凡時劫根塵世諦
塔寺道具衆器之屬下及珍寶飲食花木禽獸地獄

之品析二十門釐爲四卷文貫始終事有源委部居
整比秩焉不紊遂取法界體性經中語名曰寶積三
昧集缺梓於壽聖禪林立庵旣示寂板廢不存白庵
禪師萬金以精進力深入禪教三昧旁事孔籍亦臻
其間奧悼立庵利物之心勤而傳世之不遠也復爲
銓次義例分卷爲五重刻而布之以濂閱大藏者凡
三稍涉戶庭請序其首簡濂取覽之儼然如探故物
雖未獲窺其全而金銀琉璃車渠瑪瑙珊瑚琥珀衆
寶之積爛然溢目矣於是胡跪作禮而說贊曰巍巍
法王寶號爲脩多羅毗尼阿毗曇三千大千界以及

無算數無物不含攝無土不現身護法金剛王手持蓮華杵或執七寶劍各逞神通力晝夜不暫離魔軍及末伽無有能壞者善慧施方便爲轉大法輪一轉千佛轉佛佛具千佛千佛亦復然輾轉至無邊此最勝功德如雲雨太空草木花藥等根莖皆霑溉如來真正幢無鉅亦無細汪洋四大海了不見涯涘苟取一滴水濕性靡不具炎炎大火聚力可鎔天地餘燼存一粟炎體終弗滅日輪行中天其廣千由旬光入寸隙中圓明具日相若耆闍崛山山石立萬仞一沙細於塵孰敢謂非石所以二尊者各出本來智一取

六千卷束之四卷間如將須彌盧納之於鍼孔一噓寒灰燄灰後使復然光照閻浮提利彼有情衆智者能移物勿爲物所移佛言雖至寶執著亦爲障我有大寶藏不落文字中六處放光明七佛時行道時時宣妙法法法悉皆忘定見自性佛共成無上道

傳法正宗記序

表大法之眞傳起羣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然而眞丹身毒相去絕遠梵言華言重譯或殊況屢遭滅斥之禍生乎其後者必蒐羅墜逸徧觀會通然後能定是非之眞謏聞之士苟獲窺其一偏遂執爲確然之論

斯亦過矣嗚呼闢邪說之膠固伸正義於千載之下
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濂讀涅槃經及智
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具有
明證故自前魏支彊梁樓至洛邑譯續法傳自七佛
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晉佛跋跋陀羅至廬
山所譯禪經自迦葉至二十八祖達摩多羅而止逮
夫後魏之時崇道屏釋而沙門曇曜蒼黃逃竄單錄
諸祖之名匿巖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
佛運重啓曇曜進爲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爲付法
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六十二年

矣東魏邢連耶舍至鄴復備譯西域諸所傳授事跡
其次第與禪經不差毫髮則全闕之分有不待辯而
自明矣唐與曹溪大弘達磨之道傳布益衆義學者
忌之而神清爲甚乃據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
嗣不傳猶以爲未足誣迦葉爲小智不足承佛心印
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
而起矣宋明敎大師契嵩讀而病之博采出三藏記
洎諸家紀載釋迦爲表三十三祖爲傳持法一千三
百四人爲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焉名曰傳法正
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

述禪經及西域諸師爲證以闡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其衛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濂竊聞之太平真君之七年魏太武用崔浩言宣告征鎮佛像胡書皆擊破焚燒當是時諸種經論多煨燼之末屋壁之深藏蓋至于久而後出以此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見禪經至于諸師之論義學者亦未必能盡聞之顧執一時單錄不全之文而相爲詬病猶將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甬東祖杲禪師以誠篤契道汲汲焉唯恐法輪不運合衆緣重刻以傳嗚呼書不流通與無書等大師固有功於宗乘而杲公之爲則又有功於大師者也皆不可以不紀因追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云

重刻護法論題辭

衢州天寧住持端文禪師不遠千里而來請曰吾宗有護法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相傳宋觀文殿大學士太保張天覺之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閩僧慧欽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實爲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不存端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願爲序其首

簡序曰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拘方所初無形段冲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當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何太樸既散誕勝真滴營營逐物唯塵緣業識之趣正如迷人身陷大澤煙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追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故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善勝友爲驅諸惡引登康衢卽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願

幸孰加焉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劒以自傷初何損於大法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故爲治者亦因時而馭變焉成周以降昏闇邪僻翕然並作綫繆不足以爲囚斧鑕不足以爲威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迴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頸汗背逡巡畏縮雖螻蟻不敢踐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柳宗元所謂陰翊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猶也其上焉者炯然內觀匪卽匪離可以脫卑濁而極高明超三界而躋妙覺誠不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

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爲釋氏之徒告焉棟宇堅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充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盍亦自反其本乎予竊恠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毗尼不守軌範是棄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嗔恚不息者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哉今因禪師之請乃懇切爲緇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禪師豫章人知實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梁之塗齟齬者甕之枯骹暴露者掩之今又刻此論以博誠無愧於有行沙門者矣

釋氏護教編後記

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分爲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若海旣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闡化源優波離集四部律謂之毗尼金剛薩埵於毗盧遮那前親受瑜伽五部謂之秘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

得毗羅之法弘其經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毗尼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行事防非止惡之宗薩埵以瑜伽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曼荼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伽微妙祕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

說廣制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北齊惠聞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止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顗顗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西方是爲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伽久亾南山亦僅存其盛行於今者唯天台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

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教
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
傳僧粲粲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
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闡
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
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策厲學徒
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爲山大圓禪師靈祐祐
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
泊是爲爲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宗之其傳
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宜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

真大師文偃偃之氣宇如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
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
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
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
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三種滲漏
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
師本寂而復大震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
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之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
亾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
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

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度梵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衆生根有不齊故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各建門庭互相盾矛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籍籍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爲者邪此則教禪異塗猶可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契真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爲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別爲漸宗荆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者

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尚何以議爲哉自教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分五教麤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歎哉此雖通名爲教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教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眞悟智圓律師允堪着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何不可者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不特此也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台同學心觀眞

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旣已抵牾之甚雪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略不相容諫書辨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尚可以一二數之哉嗚呼毗盧華藏圓滿廣大徧河沙界無欠無餘非相而非緣而緣非同而不同非別而別苟涉思惟卽非聖諦又何在分教與禪之異哉又何在互相盾矛業擅專門哉又何在操戈相攻遽背其師說哉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比丘永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護教編示予自大迦葉至於近代諸師皆有傳贊文辭

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教禪承傳同異之詳請予爲記以補其闕略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文繁而不殺者欲其事之著明益不得不然也

王忠文公禪叢錄中載佛學一篇與此文同末一段云佛之爲道本無二門自去聖旣邈源遠而流益分於是師異指殊各建戶庭互相矛盾禪則譏教爲滯於名相教則譏禪爲溺於空寂若律之爲用雖禪教所共持而取舍各不同至於爲教禪之學者又各立異以取勝一彼一此不相出入自教宗言之慈恩立三教天台則分四教賢首則又爲

五教自禪宗言之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爲漸宗道一神會同出於能道一則密契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其不同如此至若天台教宗之一也而四明知禮孤山知圓性善性惡之說如氷炭之不相投臨濟禪宗之一也而或以棒或以喝至橫川珙則復以聲偈其示人之道要如柄鑿之不相合支派乖錯論說紛紜殆不得而悉數也忠文與文憲同里同門故其問學之相合如此

夾註輔教編序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蒸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善道則一而已爲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爲西竺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原大無不包小無不攝能充之則爲賢知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爲四聖反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爲制治之具持守戒定慧爲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

有若氷炭晝夜之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爲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爲之藏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闔之封故其吐言持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知肝膽自相胡越者惡足以與於此哉宋有大士曰鐔津嵩禪師實洞山聰公之法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贊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自注釋之名之爲輔教編若禪師者可謂攝萬理于一心者矣予本章逢之流四庫

書頗嘗習讀逮至壯齡又極潛心於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柳宗元所謂與易論語合者爲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戟手來詆訾予噤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虛白果公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爲我招禪師于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視霄漢悠然遐思者久之

旃檀大愛妙色三經小引

先佛所說旃檀香身大愛妙色三陀羅尼經皆西天譯經三藏朝散大夫試光祿卿明教大師法賢奉詔

所譯其在法藏與瑜伽大教王經凡二十七等同車
輦字函中功德所被或療惡疾或救海難或出生際
諸鬼趣資以解脫誠心求之靡不應感蓋我如來大
誓願故神通力故慈憫有情故一彈指頃卽能成就
無邊殊勝經言可信真實不虛天界沙門太初肇公
信之爲尤力於是命工鐫梓以廣流通令其同袍一
林桂公徵濂引其首夫佛法廣如虛空然無始無終
無內無外苟欲繪畫而贊咏之非愚則惑矣姑書其
槩以起讀者之信心云

宋文憲公護法錄卷第六

丹陽居士賀學仁男賀煥賀炳賀煜施貲共刻
護法錄第六卷計字一萬零二百六十六箇
該銀五兩一錢三分二厘
桐城釋在定對句容潘省耕書進賢陳叔道刻
天啓辛酉元年春四月徑山化城讖



60 1 2 3 4 5 6 7 8 9 70 1 2 3 4 5 6 7 8 9 80 1 2 3 4 5 6 7 8 9

興志

詩經卷之

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天啓
春四月
山外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興志
詩經卷之十一

夢

...